

編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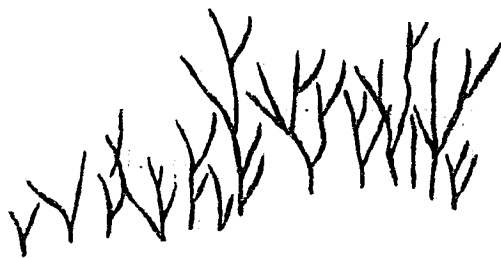
何鳳山

國

美

風

光



第

1945初集.. 政治生活出版社發行

政 治 生 活

半 月 刊

從政治中充實生活。由生活反中映政治

本刊以輕鬆的文
筆，描寫各國政
治社會生活，報
導國內外政治動
態，以客觀的態
度，檢討自己的
得失，研究他國
的優長，提高政
治生活水準。

歡 迎 長 期 訂 戶

政 治 生 活 出 版 社

重 慶 神 仙 洞 街 二 號

電 話 二 九 三 六

引言

這小冊中的文字，都曾先後於「政治生活」發表。我們蒐集的用意，在使讀者便於一氣唸完，作為參考的資料固可，視為消遣的小品亦無不可，總期達到能「由生活中反映政治」的目的。所以此種小冊，今後不僅似應繼續發行，亦且擬力求題材的範圍擴大，庶幾以日積月累之工，更能做到「從政治中充實生活」之實，尚望讀者有以教之。

鳳山卅三年十一月廿四日

歐美風光 目錄

第一卷

想當年在德國

一、初到柏林

二、啤酒與文化興亡

三、文化與社會中的風味

四、在柏林的中國人

五、東方民族的苦悶

六、音樂天才的表現

七、留學生的羅漫史

八、離散大發的洋太太

九、海外逢知己

斗、離海又生波

十一、此恨綿綿無盡期

第三篇

歐美憶記

一、馬戲班與郎德山

二、維也納的童軍生活

三、閒話留學生

四、美國的學校生活

五、酸甜苦辣的奧國行

六、旅美生憶記

七、紐約的夜生活

想當年在德國

一 明初到明興

人生如做夢一樣，光陰荏苒的過去，回想頭一次從德國回來是足足十二年了，以後斷斷的去過幾次，而印象之深無窮的要算以第一次爲最。

到德國的目的地爲南部的明興城 (München) (英文名 Munich 有譯爲慕尼黑者) 這座城的名字，當時國人知之者甚少。因爲照一般的習慣，以爲留學必須要到某國的首都水學，纔算叫得響亮，出得風頭，於是想到英國一定是倫敦，美國一定是華盛頓，德國一定是柏林，法國一定是巴黎，雖然多少的內行，曉得頂等的大學，未必設在首都，而普通人的觀念的改變，誠非一朝一夕所能做到。

明興城德國人素來目之爲文化區，有著名的大學，規模宏大的圖書館與博物院，追希特勒的國耻運動開始，地緣政治的祖師魯斯賀爾也是明興大學的教授，於是這座城遂漸漸變成了純粹的大本營，時和佳日遠望黑島色屋 (黨部) 頂上的十字旗幟，不免覺得威風凜凜殺氣騰騰。一九三八年明興會議，英相張伯倫携了他不可分離的兩傘赴會後，明興之名更加震動了全世界人士的耳鼓，「原是好事不出門醜事傳千里」，幾乎弄得無人不知那個不限了。我抵達該地，乃在一九二九年秋季，正值美國證券市場暴跌



以後，悲風慘雨鬧得英國天翻地覆，而當時的德國尤以德國的朋真克夫受到直接的影響，熙來攘往，生活尙覺不窮。然而絕未想到湖光綠水寂靜可愛的古鎮，希特勒的烏鴉就在這個地方起家，而這個古鎮，以後更成了世界「妥協」的象徵。

話不說白了，章到明興後，從火車站步出時，即叫汽車。國行時尙有一位劉君，於其我首先從德際子，裝腔做勢的用那大學中三年程度的德文，告訴車夫往那裏去。殊不知出了一身汗說破了舌頭，他死也不懂你說的什麼，正在不得開交的時候，劉君乃急當救駕。這位劉君說來話長，他在東南大學畢業後，曾專門學過幾年德文，根底當然比較深，解決這個小小問題，應是牛刀小試不費吹灰之力了。然而結果，大失所望，勉所說的也等於對牛彈琴，言之者諄諄，聽之者藐藐，弄得兩人哭笑不得。幸而輾轉稍靜時，許君亦來，記得地名尙寫於日記本上，於是和盤托出的給與車夫看，他纔一笑的回答說，原來你們要到土耳其街萬國學生會去。上車後，我一路沿途的想「德文真麻煩，早知如此，悔不應該來的」。

不久車已到丁目的地。學生會有人把我們的行李搬上一樓的寢室。可憐我們兩個居在一個房裏，耳目無親，話又不通，感到從來未有的寂寞。最後肚皮餓了，祇得免強下樓。我問那個管家的老太婆曉不曉得說英文，她極不客氣的回答道：「這裏祇准說德文。」聽了以後滿實惱怒，然而無可奈何的祇得容忍下去。

是日晚飯總算吃飽了，因為一碟碟的菜都是擺在一張極雅似的長桌上，指東劃西以平代口，倒也無甚麻煩。不過付錢時稍微又有波折，譬如說「二十八分」中英文的次序都是一樣，偏偏德文的說法不同，甚麼「八與二十分」。讀時因為有充分的時間想，尙不致易於弄錯，而初講時，腦筋來不及推算弄得頭昏眼花，以致鬧出笑話。飯後上樓，拾階一看，來了一位匈牙利人，名叫楊可畏，Yankowarcs 身長六尺有奇，高而不威，活像城裏廟中的無常，不過多帶了一副近視眼鏡而已，他自己介紹說，「我乃專門招待新來的外國學生的。」到我們頗獻殷勤，問長問短，好不容易對付。因為他所講的，我們簡直莫名其妙，祇得捕風捉影的猜猜意思，而心中惟有默祝他趕快離開，免得啣噬。

半個鐘頭後，他終於離開了，方纔吐了一口氣，深感疲倦，預備就寢。然而不久又有扣門聲，此次進來的一個是愛爾蘭人，一個是美國人，也是來明興不久，準備入大學的。他們滿口操着英文腔調的德語，心中不免好笑，而自己的音度不高，所以立刻發生海外遙知己的感應，倒發談話的進行異常輕鬆有趣。我們一句一句的慢慢說，說不道時，馬上找字典，仍有困難時，更補之以英語，這樣處處逢源的去，談至夜深方止。

頭一天的苦頭，總算已經渡過了，次日早餐後更打定主意努力學德文。於是在書店中從小學的讀本買起，一直買到中學的，好在德文的文法，在大學中業已弄過，所以學得進步很快。此外一本字典一本練習簿，是絕對不離身的伴侶，看見佈告以及與人談話

中發現不僅時間短促，馬上就音字與記錄在案。在學生會中每星期五有跳舞會，每一與他國學生接觸的好機會。星期日有遠足旅行，每一次出去必有重大的收穫。奇怪得極，不到兩個星期居然普通的話，已不成問題。可見世界上的事，祇要你肯決心苦幹，「難」就變為「易」了。

時間是滑快的過去，以後不僅在大學聽講毫無困難，即筆法也甚熟悉。同時在學校中已經交上了幾個很好的朋友，在宿舍也有多少扯談的座客。其中奇怪的要算米埃（*Middendorf*）與巴頭子（*Barthel*）兩位，前者學哲學，後者習藝術。學哲學的講起話來總是帶哲學的意味，行止舉動以及面部表情等，都彷彿是被叔本華的悲觀意志所籠罩。而這位藝術家是一個毫不修邊幅的二十餘歲青年，鼻上處處是顏料，亂七八糟的插滿了許多東西，畫的工力尙未到家，大有班虎類狗的趨勢。有一次他整替我畫像，我耐煩地坐了幾天，結果畫出來的，恐怕連我母親也認不得這是她兒子的像。

二。啤酒與化裝

大約三個月以後，學生會住的中國人憑空增加了兩位，一位是在英國留過學的，一個是在美國得過博士在國內大學當過教授的。相聚之下，當然增加熱鬧不少。記得到明年以後的第二年正月，那裏照例舉行所謂化裝跳舞，此種跳舞總文叫做「化裝」，源於

一種宗教的影記儀式，而且日久月深，猶已變成了該地人士生活中的一部，與啤酒的意義相比有過之無不及。說到啤酒各位不要小覷了牠，這是德國人的開粹飲料，尤以南德人為甚，幾個大牌酒廠都是在那裏。黃昏時候你如果進入那附近的酒店，則常見嘉賓滿座，少長咸集。年紀大點的，都是口含雪茄，面前放了一大罐啤酒，罐上貼有小紙板，每喝一罐即劃一個碼子，十幾個碼子是司空見慣的事。他們一面抽煙，一面牛飲，他們的房前夜生活大半就是如此的消解。

啤酒約分兩類，一是淡黃色，一是紅黑色，淡黃色的味苦，紅黑色的味甜。所以初到德國經驗不夠的，大半是先喝甜的，旁邊人看了馬上就曉得你是「老外」，因為甜的是小孩或女子的飲料。又喝的方式，不願如喝酒一樣，一滴一滴的喝，而應該是口飲，這種本領自須經過相當的時日方可訓練出來。我有幾種經驗，可以證明啤酒對於一般生活的重要。有一次在飯館吃飯以後，發現旁邊坐了一位五十歲上下的婦人，她對桌上的啤酒異常珍重寶貴。喝了一口，馬上就將手指把杯口一抹生怕流散半點似的，爾當酒下喉以後，彷彿是解決了什麼大的問題，現現着心花怒放的憤懣。我看了頗為奇詫，她留了我一眼，對我喜笑顏開的說：「你不曉得我喝這杯啤酒，纔已是期待了兩天，在第一次大賺以前，家道小康，每日喝啤酒不成問題。到今天祇能每隔兩天喝一次，你可以想到我的苦悶程度了。」又一次與幾個朋友往鄉下旅行，路過一唐半裝，看見薄爾

一人喝啤酒，喝得昏昏倒倒。到了看帳時，他往身上一摸，摸出一個長襪子出來，襪口是用線縫了的，將線縫一板，破口而出傾在桌子上的，還是幾分與一角的小幣，然而索伯將這數一筆恰與其應付之額相符。他跳了桌子一步一跌，東偏西倒的走去，口頭囁囁的說：「兩個禮拜的啤酒又用光了」。以上的一切，尙是社會的現象，至於啤酒在科學上的價值也是不可忽視的。記得一個朋友告訴我，某年德政府籌辦財政增加稅收，於是在慎重考慮之下想從啤酒上着手，乃公開宣佈啤酒應列入奢侈品之內。當時大學的教授聯名反對，謂據化學分析啤酒的結果，其中所含的成分都是人生不可少的養料，觀以奢侈稅毫無道理，此實余固，聽說終因之打消。

關於啤酒說了這許多話，因而更反映「化興」的重要，理由極簡單，因為啤酒不過祇爲啤酒而已，而「化興」之中則除啤酒以外尙有女人，這是在德國人眼光中是何等緊要的一種配合。「化興節」的時候，小孩化裝在街上跳舞，紅絲紙做成的長練，到處飛揚圍繞，使一個寒冷的城市，變成一個錦繡，空氣的感覺已是完全兩樣。

至於成人則大都準備晚上去跳舞。這個跳舞與普通的不同，個個固非化裝不可，而裝飾規模之大，也非平時想像所能及。有時整間幾層樓的房子在一個月之中，成爲一個單獨的舞場，可以容納幾千人。因此明與的居民，以及其他各地的人士，都渴望這個節期的到來。不過每人一年充其是男士，每參加一次時，所費亦頗可觀，第一是出錢租化

裝的衣服。第二是代女人付啤酒的賬，以及其他能零星雜費。此時大部情形異常的慘，因為跳舞會頭第二天早晨四點鐘方纔收場，所以上午的課程都講給人做夢。又學生的經濟實原有限，聽上了愁的先生們，那肯一次之獲移於罷休，所以不得不另想生財之道，結果典當舖子案的生意特別興隆，而學生們的床舖書籍以及衣箱鑰因之押賣一空者。

最應注意的是你的外套。我有一個同學姓馮，他於上課之前將外套掛在窗外，待散課以後，案已不翼而飛。這回同人的無下審，後來祇好請警察追查，敬言公回答說：「你不曉得這是化真時節麼？外邊人進來偷東西的太多，偶一不慎失去了難以找到，我雖去追問，卽至可以找到話，也須費長久的時間，還是小心一點的好。」化真的魔力確實偉大，記得大學的後門對面有幾個書店，我因為常去買書，有一位小小的店員因為久已互相認識，乃向我唱埋怨歌，他說：「你看，人們晚上都到化真去，我因為沒有錢，所以不能去，你看人生有何意味。」言時悲憤之態，甚於如焚者妣。又有一個中等以上的家庭女孩子，因為她母親比較的嚴，禁止她往化真，其唯一的理由說她沒有到「自治的年齡。」因之由怨成怒，天天在家裏鬧。

初到幾個月並不曉得化真的重要，所以沒有練習，後來看見一般的生活反常，宿舍的早點留在桌上沒有人吃，到了晚上學生的房間裏看不見電燈，早晨上課的同學都已耳之人發大誠，而時上三竿據枕高臥的尙不可勝計。我與我們孔丘先生見了，一定深嘆世

風不古，大罵粉木不可離也。最使我印代深刻的，就是幾個英國男女學生，跳了舞後不肯各回宿舍就寢。早到四時半到了學生會，因為給興夫了，尚在客廳裏大唱大呌，聲震空宅，而會中的管理員並不加以制止，真可謂奇哉妙也。我們這些按部就班過規則生活的人，因此不免噴有煩言，發出質問，而所得的答覆，乃「化興時節，生活可以隨便一點，何必如此認真。」

有一晚在宿舍中膩劑了幾個中國學生，當聚魚談話時，好奇心動，主擬一探化興的究竟，也是科學家應有的精神，我是這樣名正言順的提議。那知我們那位中國教授聽了眉頭一皺，尙板起道貌岸然的面孔，不大贊同。經我與鄧君再三的勸慰以後，他始勉為其難的允許一路同行。不過他對帶了一個條件，就是他說「我現在年齡比你們大，不喜歡動，所有化興中的活動由你兩個人完全負責。」當時不大了解他的意思所在，以為他表示消極，然而一想起要他去，消極有什麼了不起，大約各人經過十分鐘的準備，帶足了錢，士肥馬飽正在出發之時，忽然想起我們都沒有化裝，恐怕買券入場時發生麻煩，不好應付。還是那位教授聰明，他說「不要緊的，我們是外國人，他們一定是馬馬虎虎特別的優待，何況穿西裝本來是我們的化裝。」這樣一說，倒把我們的胆子壯了起來了，三個人於是浩浩蕩蕩的向化興場所奔去。一路上紅男綠女絡繹不絕，欣賞不盡的奇形與怪像。我們三人一排，我與鄧君把個教授夾在中間。他是我們的軍師，我們聽他指揮

，他說話，我們行動，大有陣前交鋒，左有「關興」，右有「張苞」之概，好不起勁。

三。「化興」中的風味

到了場門，人擁擠得很，場口並不大，催進場以後，豁然開朗，另有一個天地，以為是到了天堂，或者還是地獄。這要靠你自己人生觀的看法如何。社會上的繁文縟節，虛偽，敷衍，至此已完全掃盡。其中每一個人不論男女都是手拉紙板，紙板稍為一動，即響亮作聲。你看見一個女子即可以隨意將紙板向她臂部一打，她回頭一笑，你就可以同她攀談，或帶她跳舞喝酒。最特別的是稱呼，讀過德文的都曉得德文有兩種稱呼，一是對於疏遠人們的客氣方式，一是對於家庭中父母妻女的親密方式。平常因為保持實際上相當距離起見，即對接近的朋友，尚用第一種方式的很多，至對於男女間用第二種方式，則關係已經到了相當的程度。然在化興中，不論老少貴賤，見了面都是用第二種方式。此外尚不祇此，即對陌生的女人可以隨意浪費情辭，亂開玩笑，如「你是我的寶貝」「我的愛」「糖」「蜜」等語句，說來不花本錢，到處聽見。最有意思的，說者有心無心同屬沒人理會，而聽者有慮無慮誰也不管。一個女子與別人正在玩笑時，你跑去把她拉走，對面的男子也不發氣，反而付之一笑，爭風吃醋，當然認爲癩瓜。

出門看天色，進門看顏色。這種五花八門的顏色，我們從來都沒有看見過，等於那

下人上傷，左顧右盼，前進也不是，後退也不是，他則深感手足不知所措，繼而自問：我們是誰書人，有的是科學方法，乃決定強用冷靜的頭腦下一番研究的工夫再說。

主意既定，於是開始作流動式的觀察，由別人的行動，以期反映我們以後應取的態度。在此一路徘徊之中，左右的紙板如雨一般的落下，把我們這位自命老大的教授，裝出的正樞面孔完全打掉了，使他變成一個笑容可掬，輕了廿多歲的青年，環境的力即真大啊！我們一方面雖不免也同他們男女開玩笑，他方面却不敢放肆，因為情形不熟，生怕吃了甚麼虧似的，不肯彼此分離。及至穿過大廳，看見音樂台上的音樂師着上紅紅綠綠的土衣，下面個個穿的是短褲，頭戴小圓帽，帽上插了短的雉毛，表現充分古典式的風味。因為時間尚早，樂隊未曾開始，所以他們手握了啤酒罐，同台下的人聊天。那時廳中的人差不多已報滿了，個個喜笑顏開，一團和氣，於無意之中又碰見了幾個印度同學，觀其行態，恐怕也是同我們一樣的初次「探險」，畏縮不前。不過最有意思的，是幾個從俗廷根起來的中國學生，在人聲中如生龍活虎一般的出沒，既被打得特別的響亮，看來不是初出茅廬的生手，而已是經驗豐富的老油子了。他們都戴了一個假面具，後來聚談時，把假面具取下，始知其中的一位，乃我多年的老友張君。稍為寒暄了幾句，因為時間寶貴，他們要得正在興高采烈，是以此就分手，各奔前程了。

我們三人仍然是劉寔觀察，慮很大，所以在未出廳的範圍以前，忽然台上的音樂奏

起來了。全舞的男女同時開始跳舞，我們的舞步說「他不跳」，他在那一個固定的地位等等。我於是同一位身材比較高大的女人跳，因為恐怕與教授失聯絡，一路跳時一路眼睛留了教授，同時我的舞法原來不大高明，舞伴的身量又重，所以勉強終場以後，身上已經出了一身大汗。三人在重行集合之後，約定往樓上去尋一個座位。樓上的人也是很多，桌子擺滿了，異常的擁擠，幸而於距離欄杆不遠的地方尚有空位，總算暫時將遊擊的生活穩定下來。

剛一坐下，堂倌將大體的啤酒放在我們的面前，未喝到一口，音樂又奏起來了，於是樓上樓下大批的人馬出發。真是人山人海，隨着音樂的節拍舞動，或前或後，或左或右，輿之不禁想到杜甫所謂「穿花破霧深深見，踏水驚蕩款款飛」的詩句。自根不會做詩，否則靠近那裏的欄杆，難免不意興大發，「忽然管樂舞，應是舞催詩」了。他們一路舞，一路唱那著名的民歌，歌中的大意，就是說：「喝酒喝！小兄弟們喝酒！將你們的煩惱留在家中，拋棄一切的憂慮，拋棄一切的痛苦，人生總算是一個玩意兒啊！」歌聲震全宅，男女老少無一例外的同聲唱和，誠有飄飄欲仙之概。

在跳舞停止以後不久，各桌的座客開始把紅綠的紙球互相戲擲。有時你看上了那一位，即可以將紙球集中拋出。坐在欄杆的接近處，有兩位老太婆，以及一個老禿子。那個老禿子，年紀約六十五歲左右，他膝上還坐了一個十七八歲的少女。我心裏打量道爾

個老太太一定是姐妹，而這老禿子一定是年紀較大那位的黑膝板凳（丈夫），坐在膝上的是他們的女兒。年紀小一點的老太太總是將紅綠球向我們這裏打上打來，我們轉頭一望，他面帶笑容，示意要我們過去。好在這場中的空氣都是這樣，看見了外國人他們受「好奇」的驅使，似乎更不在乎。紅綠球不知丟過了多少，她以笑來，我們以笑往，敬老尊賢在我們想來劍解所謂。時間稍過了一下，我們的教授開口說：「那位老太太既然這樣慇懃，你們兩個中應當有一位去應酬應酬，方纔不拂她的好意。」於是推來搡去，結果又是輪到我的身上，因為我的年齡較小，祇好帶着「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的心理走去。

我終於與側面桌子上的老太太攀談了。我雖然處處謹慎，忌問女人的年齡，然而偶一不慎，極容易使女人誤會這一點。說明白一些，由我們談話的結果，那位老太太似乎心裏發生了不舒服的情緒，至今想來猶有歉意。前已說過，他們男女四人是什麼關係，我的心中早有安排，並且認為絕對不會錯的。所以開口便問：「那位老太太是不是你的姐妹？」她聽了馬上不快的反問：「我像她麼？我同她一樣的老麼？」我曉得已經是失言，刺激了這位太太的過敏神經。於是即時的解釋說：「你誤會了我的意思，你當然比她年輕多了，不過你們似乎有點相像，是不是她的姪女？」她聽了心裏雖然舒服一點，然而終不及以前的高興。她最後告訴我，她與那個老太太毫無關係，那個老禿子也不是

後者的丈夫，而坐在膝上的倒是年紀較大的老太婆的女兒，梨花海棠竟是一對情人，真是出我意料之外。因欲將這種消息急於報告我們的教授，所以同那位自命年輕的老太婆敷衍幾句以後，乃回到原桌。

在一度激厲討論之下，時間慢慢的過去，忽然張君來了，我們的啤酒已經喝得相當，於是教授用那命令式的口吻說：「我們不能在此老守着，時間不早了；我的年紀大，有言在先不能活動，你們應當代負活動之責，替我找一個女伴來。」我們聆了這段老氣橫秋似笑非笑的話，纔如大夢方醒，頓然領悟他未行以前說話的意義所在。不過此時我因在上面對於老太婆的交際沒有辦法，故決然的敬謝不敏。惟獨張君自告奮勇的回答一聲：「遵命」，毫末加以思索的離席，欲以迅速的行動實踐我們的諾言，殊不知未走到幾十步恰好對面奔跳奔騰的來了一個身材適中，着了海軍衣服的女子。張君鼓起勇氣，阻了她的去路，用紙板向她的肩上一打。她明白了意思，馬上問他坐在那裏，話還沒有問完，兩人早已挽了手，走向原來的座位。我們的教授看了這種情形，明知事體將到瓜蒂成熟的地步，笑得口幾乎合不攏來，趕快的將座位移動，準備大臉嚴肅的樣子。當他們兩人接近桌邊時，張君將那女人往教授的身上一推，教授的行動真敏捷，我至今尚無法證明這是他先天遺下來的本領，還是後天久經訓練的結果，看見那女子到來，說時遲那時快，他毫不動聲色的招起兩手，作蟹形式的歡迎，把這位巾幗的女海軍捲入懷抱中，等

於小窰被老嫗抓住了似的動彈不得。她口裏不住的亂叫：「這是怎麼一回事，這是怎麼一回事！」迨至說明陪她陪教授喝啤酒扯扯談談時，她纔心滿意足的談笑風生，果然不過一刻，他們兩人把桌上其餘的人都沒有放在眼睛裏了。

教授的問題既已解決，我們漸漸靜靜思慮，再度過游擊的生活。我們離開了座位不久，各已尋得舞伴，後來張君告我，他所跳舞的那位密斯，說的一口「史滑冰」SCHEER之的士腔，張君所講的話她雖然懂得，而她所講的張君則真明其妙。他當時心裏禁不住的好想，這莫非是一個屠夫店裏老妓的女兒，不然應當不是這樣的粗。爲什麼別的行業不猶，專猶她是屠夫店裏的，張君始終並沒有將他所持的特別理由說明。不過爾海中既是這樣的轉念頭，而嫌那一口士腔又聽了實在令人厭時，所以一舞之後，他們即唱「再會」。

我們兩人萍飄浪跡了許久，毫無半點成績可言，別人都是對對成雙，而我們却無精打采的仍是光棍，祇得走回原桌準備作鳥倦思還之計。原來想同教授商量一切，那知發現他與那女子久已不翼而飛，桌上空餘幾個啤酒罐而已，意興闌珊返歸宿舍，時已鐘鳴二下。由此次的飽啗「化真」味道，以後幾年的生活中，對此已不敢再問津了。

四。在明興的中國人

光陰過得真快，轉眼到明興又是三年半了，這三年半之中除頭幾個月，因爲好奇心

切，這樣的活動都想參加外，以換的生活，可以說是埋頭苦幹的研究學問。我對於學問是否升堂入室，固成問題，不過明興的中國學生，都是肯於用功，在學校裏的成績與社會上的行動都得很好評，記得有一位叫齊長子的，他研究森林學，在實驗室中，曾經發現一種原蠱，而此種原蠱，根本推翻了美國某大學教授的學說。有一位姓葉的，他從前在浙大農學院當過教授，學校裏要他到德國去研究寄蟲，他也有新的發見。凡此種種，均使德國教授常常問：「中國人既如此聰明，何以科學仍不發達？」此外曾君之於醫學李君之於物理，鄧君之於有機化學，齊氏昆仲之於土木工程與工業化學等，均係造詣甚深，在當時確能鶴立雞羣，超出總人之上。

然而我現在所要說的，乃是關於蔡君的一段故事。他曾告訴我，當他初次到實驗室時，另外尚有一位日本同學。教授對待他們的態度不是一樣，對蔡君則異常的親而，對此日本學生則處處客氣，拒之於千里之外。有一次，到某森林去實驗某種殺寄蟲的藥，教授很高興的帶了蔡君一路去，而將日本學生置之不理。後者於向隅之餘提出質問，教授一笑答之曰：「貴國科學發達，這種實驗算不得什麼，想已司空見慣，故用不着麻煩你。」弄得這位日本學生啼笑皆非，無話可說。可見在老希希未登台之先，德國人民對日本小鬼並沒有好感。

雖然那個教授對蔡君這樣的好，而他的女書記，則於綠色言語之間反而表示傲慢。

蔡君百思不得其解，祇好聽之任之。後來不知怎樣，她的態度又漸漸轉變了，前驅後恭，令人莫明其妙，於是想趁機探問一個究竟。

某天談得正高興的時候，他時時警告知道位女士，她沉思了一下，輕聲答覆道：「我先以為中國人與日本人大不相同，日本人是好的，而中國人都甚欺騙不可靠，然而從我現在的觀察所得，又覺從前的印像似乎不對。」「何以見得中國人都是欺騙？」蔡君是這樣的反問。「有一天下午，我在家裏忽然聽得門鈴響，」那女書記繼續的說：「把門打開一看，原來是一個中國小販，我告訴他：『不買什麼』他聽也不聽的馬上將包箱打開，口操洋涇幫的德語說，所有的一切，都是由中國運來，這地的中國貨。我聽了一想我本已決定星期日請客，倘有茶葉未買，所以問他有不有中國茶，那位小販立即滿口的答應有上等中國茶，頂好頂好的紅茶。並且告訴我這種茶應當如何的先放在杯中，用開水沖，然後纔能充分享受其中的濃味與奇香。我聽了如獲至寶的付了重價，買了兩包。因為從兒童時候起，就曉得中國茶著名，而且一輩子沒有真正的嚐過，此次得了這地的中國茶，正可以對所請的朋友們誇耀居奇。那知到了約定的這一天，客都到齊了，各樣的點心，也擺在桌子上，惟有那茶葉任你如何用開水沖，甚至於以後用開水煮，卻煮不出半點紅色的汁來，依然是白水幾杯，你看糟糕不糟糕？」說完以後，那位女士強勉作笑容，深恐蔡君見怪，但無意之中仍是吐露不少的憤慨。當蔡君告我以後，他不

蔡明然嘆曰：「死了一條魚，臭了一塘水，個人行勳之影響團體，可謂大矣哉！」

記得在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件以後，我們學生會，決定了大規模宣傳，於是招待新聞記者，有的打電報，有的做文章，可謂一時之盛。同時因為想到自己國家弱，而在當地的小販知識水準又低，生活的方式又劣，常授人以口實，等於一張反宣傳的活動電影。因之決定遣派兩個學經濟的學生，幫他們組織改善。我與馮君適當其選，於是乃先去實地研究考察。

他們這些小商鋪見有學生和他們來往，覺得聲勢為之一壯，表示異常的興奮。他們有一個首領姓王，齒牙突出，身材矮小，真是語音分無味，面目分可憎。然而潑水不可斗量，他竟是四十個小販中最有錢的資本家，還說得一口半生不熟的普通話。因為是資本家，所以大半的人馬在生活上都聽他指點。因為說得普通話，所以有資格向使領館接洽交涉。所以雖然其他的人都是二十幾個擠在一個房間裏開地舖，而他的排場却與衆不同，除與一位德國女友享受甜蜜的生活外，尚佔有一單獨的房間，所有的陳設並且不惡。

我們將學生會的意思傳達以後，他快活得了不得，趾高氣揚的說：「好極了，我們正需要你們幫忙。此地的警察可惡透了，提包作生意，原不是偷竊，何以禁止？我們同事中時有被拷以至驅逐出境的。當驅逐出境時，警察在護照上蓋一個「驅逐出境」的記

號，或許能照沒收。迨至冒險偷回以後，護照不能用了，或是沒有護照，使領館打官腔不肯再發，這點忙都不肯幫，那麼要使領館何用？你們學生的勢力大些，最好你們出頭替我們解決。」說着眼睛釘住我們，希望得到同情的答覆。

馮君開口要看他們的護照，他姑將幾本沒有什麼毛病的給我們看，繼則發現他們一個人身上甚至帶了幾本護照，或則名字與日期塗改，或則掉換像片，破綻叢生，不一而足。於是從幾次談話與調查之中，得到一些頗供參考的材料，且得慢慢的說來。

一間這些小販的出生地，凡到歐洲發過客的，都曉得牠們來自浙江的青田。彼等遠涉重洋，不畏艱苦的爭取生存，這種精神可與科倫布的尋新大陸，李文斯頓的探險非洲比美。然而可惜因客觀條件不同，以致結果完全相反。他們到的既不是幾百年以前未曾殖民的澳洲，又不是未經開發的非洲，而乃是到工商業發達與文明水準甚高的歐洲。你卻以他們的知識，他們的見解，尤其以他們的資本，那一點配上前歐洲人競爭，他們不是有了充分的資本，因而想到往歐洲如何發展商業。他們却是因為沒有多少的資本，甚至於吃飯吃不飽，纔想天路的思想到外國去發洋財。

他們初到歐洲時，如馬說帶了資本的話，那資本就是一種石頭，這種石頭則成石瓶石池，在以後各種各樣的花草山水人物等，極爲美觀，所以生意的銷路頗爲不惡。他們大抵親自拿了這些雜物在城中或鄉下挨戶求售。然而日久月深竟暴露了窮途，漸爲一

競人所拒買，因為這種石頭祇好看不好用。須知外國人生性實際，當他們買石頭時，必先問那石頭油是否可以盛水插花，小販們自然答覆可以，當面試驗時，果然也一點不差。不過這種石頭乃是一種泥岩，水裝久了以後，乃慢慢浸透下去，如果晚上將插花的石瓶放在舖了桌布的桌子上，第二天清晨看時，則發見瓶水盡乾，桌上全濕。買了這石頭的老水滌們，自不免大發雷霆，一傳十十傳百的將已有的信用破壞，因之影響益都生意。

當石頭生意不興的時候，這些小販當然有錢寄回家鄉，鄉下一時哄動，都以為出洋乃生財之大道，親戚朋友都在如何想成羣結隊飄洋過海。聽說他們最簡單的辦法是將銀條齊，不夠時先便一二人前往，等到這一二人賺了錢寄回，再去第二批第三批不等。到歐洲原無限制，而在水國得到護照的便利又多，政府從未加以取締，所以他們的活動得以暢所欲為。

第一次大戰以後，石頭的市場成了問題，於是他們所從事的對象，乃改為賣各種的「中國貨」。惟真正國貨的出入口非有大量的資本不行，是以祇得因陋就簡，在義大利的佛羅倫斯或米蘭等地買進義大利的織品，再加上一點中國式的花樣，而妄稱之為中國貨。在一個時期內，日本貨亦乘機借他們的力量銷不少。最普通的是將外國布料購來縫製成領帶，再用極便宜的價格出賣。他們並不在各處開店，都是流動性的手推皮箱，

挨戶求售，這種做法在歐洲各國乃係法律所禁止的。不歸，德奧等國因暫時救濟失業，也曾支給一些小販證。然而這是極少數的例外。青田朋友去得早的間或也有領到的，惟其中最大多數，都是不顧一切幹冒險的違法行爲，所以警察官逮捕多是家常便飯，算不得什麼一回事。有時此種事件太多了，警察不勝其煩，而管着開一個眼閉一個眼的固有。而屬民辦理將其驅逐出境的亦覆下小。不過問題是驅逐出境以後，他們仍是偷回來，輾轉留滯，終不得解決。警察覺得頭痛，使領館對之束手無策。

據說有一年某領館以爲此類現象有傷國體，乃決計送回一批，以示警惕，殊不知頭一批尚未送時，竟有自行要求送回者。該館目睹斯境，如墜五里霧中，真測其中的高深。後來詳細調查，始知他們在道邊送回去，可以在那邊又轉回來，館中不過供給他們一筆歸家的省費而已，反而方便了他們。所以在歐洲住過幾年以後的小販，如果希冀回家一轉時，政府這樣的做，誠可謂正中其下懷了。

義大利在墨索里尼時代，是想奪取遠東的航業，所以費盡了心血籌票價減低。譬之明明的三等船，故意喊成經濟二等船，花費既少，聽了又舒服，我們當學生的都坐過。此外暗盤之中尚有所謂統船，實事如逃難一樣的起居於甲板之上，專爲一般苦力之用。英德陸續船所有不肯爲的，而義輪則公然爲之。不備如此，義國輪船公司因欲招攬大批的生意，除賣統船票外，更包辦一切的出國簽證手續，所以許多抵了義境的小商，身上

仍然穿着工人的短衣，迨陸路轉往與往他各地時，始自慚形污覺得太不成了樣子。纔換上三不四的洋服。

在大體育之，他們的職業雖然是做小販，而亦分多少等級。如同上面所說姓王的，他稍爲有點資本，而資本的來源並不是家裏帶來的，而乃是完全靠賭。這些朋友們終日辛勞，偷偷摸摸的做生意，如果皇天不負苦心人，運氣好的話，少遭逮捕，不被沒收驅逐時，收入的數目有時不惡。他們除寄一點贖家以外，其餘大部消耗於賭博之中。賭博是他們唯一的嗜好與消遣，而從中利用的乃是如同姓王的這一類人物。他們高利放債，借債的人賭贏了便其馬上加倍清還，賭輸了立刻將其貨品沒收。結果他們不惟有錢，亦且有貨，靈活極了。他們不親自出馬做生意，而是把生意給人做，自己從中抽百分之幾十，所以普通的一般小販在營業上純受其驅使，造成彼等自然而然的支配地位。

還有年紀老點的，能力雖小，而他們唯一的願望，是賺幾價錢回家享福，所以他們的態度好些，賭風亦不如此之盛，經濟比較的獨立。惟他們做生意的祕訣，即不說一句洋文，談價時，以手做勢，故意使外人發笑。因此不獨造成他們的貨物是道地中國貨的印象，而且證明「人」都是新從中國來的。此外尚有一些年青的小夥子，在歐洲住了幾年後，歐洲人的外表已經學到幾分，穿上了漂亮的西裝，洋文雖不能讀，能說得差強的流利。他們天天與中等社會以下的女人鬼混，吹一些可笑的空心牛皮，發生了不少有趣

昧的羅漫史。

五 東方民族的吉卜賽

人品既如此的嬌、嗜好又如此的不同，以我與馮君的才力與學識，想爲他們找到一條如意的出路，當然是太不容易了。然而也不能因之就此罷手，掉頭不顧。所以幾經磋商之下，就要他們仿照合作社的組織辦法，去做自做良。

青田小販的受警察光顧，前已言之，純以所做的生意違法。他們的消息又靈通，如果此地警察的電光燈照得太利害時，馬上即向警察比較鬆懈的地方去。及至因人數激增，警察不得不因之加緊監視時，彼等又逃之夭夭的另走別地。結果跑來跑去到處是家，却到處無家，成了東方民族的吉卜賽。

釜底抽薪的辦法，當然是使彼等有固定的營業。所謂固定者，即在某地正式的請照開店，而不是手提皮包的沿街沿宅零售，我們所有辦法的着重點即在於此，是以費了少的心血，口講手畫的告訴他們如何組織，如何湊集資本。譬之我們勸彼等每人將所有的百份之五十，合併起來成一筆大數目，開一家門面，其中可以用六七個人做店員，再用十餘人製造與供給店中的貨品。這樣一來，一個小店即解決了二十個人的生活。再一人數比較的多，而力量不飽超過一個店以上時，則當首先安插二十個操正當營業生活的

人，其餘的，雖仍令繼續提包過活，而意義與前已是不問，一期如遇警察沒收貨品時，此種損失可與合作組織的店分負；二則，候營業擴張，分店增加，則所有其餘的人的營業，亦逐漸得解決的希望。

話不怕說得怎樣的誠懇，而這些先生們聽了並不覺得有何深刻的印象，大約他們以為立黨太深，不切合他們的急務，或者彼等的原意，請以為是替他們解決護照的問題，今不惟護照問題未解決，反而說來說去辯了許多麻煩，想打破他們的基本生活方式，這是如何艱難與不愉快的一件事。一話不投機半句多」，我們曉得他們口裏雖不明說，心中已經是老不高興，祇得勸他們細細的斟酌。斟酌結果，當然是石沉大海的杳無回訊。然而以後生活中與青田朋友的緣分，並未因之完全斷絕。

有一個夏天，學校裏已經放了假，萬國學生會中接到附近某鄉法院的一封信，要求找一個中國學生去當翻譯，說是一個什麼小販違法被捕，語言不通，學生會當事人硬要我去，我再去推辭，他以為我嫌報酬太少，乃異常委曲的說：「我可以交涉將報酬計算的標準放寬一點，你到那裏祇費三四個鐘頭的工夫，我可要求作一天的薪水費，你的意思以為何如？」在他看來，以為是分外的優待了，而我則心有苦衷，所以仍是繼續的拒絕。

有什麼說不出的苦衷呢？各位都曉得青田話極不容易懂，平時同他們見了面，如果

沒得說普通話的，且須借外國文學溝通，現在要發反其道而行之，將青田話譯成德文，豈非強人之所不能。這一篇大道理，不能對這位先生說，真是「火燒烏龜肚裏痛」做不得聲的苦。

德人常說中國文字有字母三千多，方言幾萬種，我們因愛面子的關係，隨時辯護，謂方言雖有，然而決不是如此的多，更決不是瞠目相視的不懂。所以現今的事實，任你如何解釋也是空的，到末後祇得回答說：「我不在乎錢的多少，我因未做過翻譯，所以不敢担任，請你最好另找高明 如何？」話未說完，他表現不人耐煩神氣說：「暑期內尋不着人 齊氏兄弟雖很熱心，然而已往柏林去了，現祇有你留在此處，中國人幫中國人的忙，我想是應當的。」我聽了這句不冷不熱語中帶刺的教訓後，心中一想再推無益，恐怕反而因之背上了一個「無同情心」的罪名，所以祇得勉強的答應下去，再徐圖應付的方法。

指定的那一天終於到了，我早晨六時即已起床，開庭大約是九點鐘，行程需要半個鐘頭，因為洗臉與吃早飯費了時間，到那個小市鎮時已是七時半鐘，不過仍有充分的時間可以自由運用，當法官正在審訊其他的案件時，我乃乘機問那裏的負責人，可否先帶我見被告的中國人。抬頭一望，看見這位被拘的同胞，蓬頭垢面不成樣子，而態度倒極親熱。我問一句：「你是不是中國人？」他脫口而出的答：「是中國人」。追問完省籍

以後，其餘的談話兩下都不懂，相互的了解已瀕絕境，到了一個不可解決的關頭。於是無可奈何之中，乃用鉛筆在紙上寫明我的意思，他看了似乎很懂的，也用筆答，我當時喜出望外，以為從此可以不成問題了，殊不知一讀他所寫的，士音別字，交相錯雜，任你如何的用腦筋，毫無方法領悟其中的意義。這樣的廢消耗了一個鐘頭，時光等於虛擲，未得多少成績，一會兒開庭的準備已是宣佈。

我雖然未全知此案的究竟，幸而對於一般的情形，平日早有研究，所以倒不覺得怎樣心慌。到法官要我宣誓時，我的態度反而已趨強硬，不肯拿聖經舉右手。我的理由甚簡單，就是「我的說真話乃是做人應當的道理，而不在于對上帝宣誓不宜誓。換言之，如果打定主意的說真話時，對上帝宣誓亦是徒然。」當時年青氣盛，認為此種態度是對的，今日思之不免好笑。

後經庭中其他的職責解釋，謂：「這不過是一種程序。你何必如此認真過於固執，致使不能開審。」在幾經調說之下，終於馬馬虎虎的宣誓。此後的進行當然困難，除文字的隔膜外，尚有說明上的矛盾，那位小商人的辯論，彷彿按所提的東西是送人做禮物的，而那個法官檢查皮箱時，其中的領帶骨幾十條，送人作禮物那能有這許多同類的商品。此外尚有一些的說法，都是理由不充足，因為時光拖得很长，法官已是疲倦了，所以草草的散庭。

記得在某次宣傳會中，到了繼開很多的名流與新聞記者，同學中由齊君主席，柏林學生會也派來一個什麼林林的當代表，當齊君用極漂亮與流利的德語致詞後，當地圖書館的館長米勒應作答詞，出人意料之外，這答詞用的是中文，米勒先生曾經到過我國北平，不過那時甚短，此次好好的預備了一篇演說底稿，照了唸時，雖難免上句接不到下句，滿口帶着洋腔，然而他的賣力氣，我們除了感佩之外，實在沒有別的話可說。所以等到唸完時，他已是光頭發亮，滿臉緋紅，可謂緊張了神經系統中的每一個細胞。全體中國同學目視斯境，異口同聲的恭維說：「他的中國官話比我們說得還好」。這種不要木錢的稱讚，說得他心裏癢透了。由那次宣傳的結果，倒確定了他在明與中國道的地位，你看滑稽不滑稽？其實他那天的稿子，根本是出現空業已回國在某大學裏當院長的李君作的，他不僅捉刀，而且負責教他讀，是以口音所出豈止洋腔而已哉。

話又說開了，我現在所要講的，乃是那天同席有位叫着「威利」的，各位不要誤會，他不是一個外國人，而乃是中國人取了外國名字，我們平常沒有見過面，這是頭一次，他年紀在二十五歲上下，可裝革履，外表不儉算頑。我猜他是從別處來的中國學生，所以同他打招呼後，問他在那個貴校讀書，他紅了臉說：「我做生意」。我聽了作生意三字，想就熟，心中已有幾分把握，果然再談下去，華語已是不通，祇好借德文來解陣，他還介紹坐了旁邊的一位密斯，說是什麼來婚妻，她有高高的身材與蛋形的面孔，相貌

不像十分下流，與她談話時，確也發現她有相當的知識。張君從那張桌子上看見我與一個女子周旋，特別三步兩腳的趕來，打斷頭，作自我介紹。我祇好付之一笑的作旁聽生。

這位密斯是一個中學畢業生，對於照像有興趣，所以畢業後即在一照相館當店員，因之與這位「威利」認識。威利是楚包的小販，然而始終並未對她說明，反將自己的身世描寫得天花亂墜，告訴她說，他的父親在上海當市長，世代貴族，有一個叔父在新加坡做大規模的出入口生意。他的來德原是讀書，但因爲厭惡書本，所以棄儒就商。他家中有的是銅銀三兩架，一切的設備比德國還好。談到教育時，威利曾經告訴她在上海某大學畢業，密斯一時好奇，向他要文憑看，他回答說：「文憑是用中文印的，你看了也不懂。」當時密斯的哥哥在旁邊插嘴，問他中國大學有什麼課程，威利支吾的說不出。最令他們發生懷疑的，就是關於大學中沒有拉丁文的問題，威利夾七夾八的亂答一陣：「這是什麼文，誰都沒有聽見過。」她哥哥隨了跳起來，大發議論，以爲一個大學，連拉丁文都沒有，還算什麼大學。

威利與道爾斯大約已經有了兩三年的歷史，介紹一些中國的風土人情，向他說：「你們德國的習慣，什麼女子走前，男子隨後，中國則不然。次序恰好相反，夫唱婦隨古有明訓，所以男子們總是在先，女子不過跟了走而已。」又如：「結婚以後，男子可以

遠走高飛，別離一年半載不算一回事，因為女子祇能聽男子的安排，養元女、燒茶、煮飯，乃其唯一的責任。」她說；「不過威利所講的是一般的平民，至於貴族當然不是這樣。」我聽了當時雖沒有說破，而以後研究威利為甚麼自稱貴族，所得的答案，大約是因爲德人素來重視貴族，所以故意這樣的說，以期博得這位密斯的歡心。

此次參加宣傳會，乃密斯竭力主張，她看了輦得了消息後，要求威利帶她一路來，威利最初拒絕說：「沒有什麼意思，」以後更把不認得這些學生爲理由，不肯成行。然而因密斯的堅決，說：「這是你國家的事，怎麼叫着沒有意思？至於第二點，你原來是學生總可認得幾個。」威利雖終於到了會，而始終偏促不安，怕洩露什麼秘密似的。反觀密斯，則該笑自若，與張君打得火熱。她對張君說：「嫁中國人是一件不簡單的事體，天主教會屢經通告說：凡嫁中國人的應該慎重，因為有許多華人聲明沒有結婚，其實回到中國以後，有發現家中已有老婆的。」此外尙加上一篇批評的大道理，張君聽了很是詫異；第一，以爲這種話不應出諸一個中學畢業生之口；第二，以爲既有如此的高見，爲何與一小販訂婚。

她首先發議論說：「一般德國人表面上對中國雖然客氣，而骨子裏未必盡然，心中總不免有些歧視，認爲你們不是屬於頭等民族。」張君聽了馬上不服的問：「那麼有什麼理由批評我們是不優良的民族？」她繼續的說：「你不要見怪，我是直話。他們第一

個最大的理由，就是說你們沒有宗教，至少沒有高尚的宗教，而你們一般人也每以沒有宗教自棄。其實非洲的黑人也沒有宗教，雖有時他們好火，拜太陽，怕鬼以及充滿着迷信的觀念，究竟不是我們所謂宗教。宗教的明顯意義，彷彿是重視來生，而在研會與政治的意義上則是一種共同的訓練，由此共同的訓練，而能淘鑿成爲共同的習慣，共同的秩序，與共同的道德情緒，因之更能產生熱烈一致如火如荼的行動，既不似散沙般的各不相關，又不像溫水般的不冷不熱。我們都曉得怪如拿破崙，他天也不怕，地也不怕，似乎什麼都有辦法，惟獨對無宗教民族的治理他曾自認束手無策。」

張君劍極了，於是將我國孔子的倫理，佛教的來源，以及老莊的哲學等，說了一大套。密斯稍爲沉思一下的答復：「我對於中國無研究，所以中國人是否名符其實的具有宗教熱忱，而此熱忱是否表現於一般的日常生活之中，此非我所能答。又宗教的精神是積極的，理想而發現世的，所以見諸行動之表現也是如此。你們中國即算有宗教的話，而這些宗教的本身是否合此條件，我也不敢答，請你們自己研究罷。」

六、「音樂天才」的表現

「至於第二點呢？就是說你們中國人沒有音樂。」密斯談鋒更健的這樣繼續說：「此地商人帶來的留聲片，我也聽過，簡直雜亂的了不得，毫無音調可言。大學中的音樂

教授，曾經分析世界各國的樂譜，惟有對於貴國的，莫明其妙，不敢恭維。……音樂對於人生的重要，想必無庸我多費唇舌，大而言，可以救國，一個進行曲可以鼓勵士氣，掉銜鋒陷陣，致勝沙場。小而言之，可以陶養性情。調和意志，提高精神上的享受，忘物質上的痛苦，亦即可以使人喜，使人憂，使人生善，使人同情，所以音樂的被選與否，是以文明一國的文野，揆言之，惟文明水準甚高的民族，總有進步的音樂……」

張君未覺她說完，已是面紅耳赤，神情大變，越不耐煩的插嘴說：「你不懂得我們中國的文化，所以說了這一大套的廢話，殊不知我國的音樂已經有幾千年的歷史，而我國已往的教育也是注意音樂，如禮、樂、射、御、書、數的課程中，音樂的重要且列為第二，焉得胡為中國人忽視音樂，甚至中國人沒有音樂。以現在的情形而論，京調、昆曲、小調等無一不備。至於我們樂器的外表，雖甚簡單，然而不應僅以貌取，即如胡琴一項，已是其妙無窮，夠人尋味了。再說外國人不懂中國音樂，難道我們懂你們洋人的音樂麼？」

諍到此處，聲調漸高，我國深恐造成不安的局面，乃急急將話頭打斷，對那密斯解釋說：「這種問題，須有長時間的研究討論，決非一刻可以言盡其意，就窮其奧，你如是願意的話，下次我們約談，如何？」密斯看了張君那副氣態，已是不想再談，只好借此收場，強作笑容的問答一聲：「好！」

那天晚上同寓宿舍，不能發生無限的感想，留學在海外，每以我國無宗教自誇，這不能說不是實情。儒家與老子的學術，既不是宗教，而釋耶二教都是外國的舶來品，如果以我國一般的信仰程度作標準時，則中國人的信仰真等於兒戲。佛教流入我國已久，雖歷代不乏男男女女，功德圓滿之士，而卽像所至，覺其教義爲出世的，最以或作爲實學的研究，或沈溺於年懺悔的工具，或視其僧侶喫教的衣鉢，未能蔚然成風成形成全國宗教運動。

再耶穌的立旨，本甚積極，具有國際性，惟其來也頗與不平等條約相聯，且教義譯成中文者頗多附淺，遂不爲已往之士大夫階級所珍重。價格相忤者垂百餘年。今雖情勢變遷。漸口普遍，而根尚下深，蒂仍欠固。反觀鄉土平民，除朔望之日，燒錢紙，敬鬼神，以及疾病之時，求神問卜之外，談不到嚴格宗教的修養與訓練。留學生之所以脫口而出的說無宗教，大約爲附庸思想所籠罩，一則眩示我國與外國不同，以往歷史上，無宗教的現象，再則表現我國人民乃科學的民族，而非迷信的民族，乃理智的而非衝動的。宣傳的用意雖不壞，而固乃是片斷的未顯明對象的實景，以致弄巧反拙結，果實得其反。

至於音樂我國缺乏音樂知識，更不敢亂說。不過一般在外國人面前討論問題時，有一牢不可破的脾氣，總是先將祖傳的牌子掀下吹，道德我們古代也有，那樣我們古代

也有，形成一個無雙不備的古代。

航海術得力於我國指南針的發明，鉛鐵導源於我國火藥的創造，穿鑿附會時，竟有說外國的火輪船也是薛仁貴征東時所遺下來的，描寫得中國是萬寶全書多八頁的一個博物館。可憐我們這些靠祖先宏福吃飯的子孫，對現代雖無貢獻，而慚愧之餘，也祇好借祖宗以自重。

不過外國到底是現實的，你談祖先的成就如何的大，固足以自豪，然而正反映你現在的無能與不爭氣。有些人在國內學了一些西洋的皮毛，以爲了不得，甫出國門，竟忘記這是外國的舶來品，反而班門弄斧，大顯身手，惹起笑話尚不自覺。

嘗之同學宋君，自大學畢業後，飄洋過海的到德國，神氣十足，似乎他就是我國五千年文化的正統結晶品。初次與中國學生聚集時，他發表宏論，不佩服外國的任何一切，同學中多以其言之過火，謂外語無一長，那麼何必留學。話雖如此，而彼此自行其是，絕不爲勸。某次萬國學生會開音樂會，各國的學生都組織樂隊，當場獻技，各有精彩，我們獨付闕如。這位宋君事前亦未報名，當節目進行之時，他自付所有的真本領如不乘機現表，深恐長此湮沒，因此認定爲國家爭光，爲個人博名譽此其時也，於是交涉獨唱。

當主持人把這段消息宣佈時，全堂的注意力，乃集中在他一個身上，他自然覺得高

與異常，他不慌不忙走上台去，說了些不相干的客氣話以後，遂穩起嗓子，用那賊街式的喉嚨，先唱了一套「打倒列強」。在座的外國同學看見他的口，張得如盆一樣的大，頸與臉上的紅筋暴綻得條條殷得滴，加上一路唱一路以手作式的如何「打倒列強」，腔調是不中不西，字義更不明不白又滑稽又莊嚴，一時爲之笑倒着不知凡幾。我們這些中國學生都是冷汗直流，身上如雞爬似地坐立不安，不敢正面視人。

好容易等他唱完，然而這些好奇的洋人那肯罷手，空搥鼓掌，要求再來一個。宋君頂了真，以爲他確是天字第一號的音樂天才，於此乃仿音樂家的作風，正調唱完之後，更來輕鬆一點的小調。又以外國人唱歌聲音愈大愈好，所以他也拚命的亂叫，叫得全堂的人簡直發昏，等到叫完時已是聲嘶力竭，決計離台。音樂會的道個節目，在此國學生會中，是破天荒的第一次。麪皮的大學生，轉他走下臺以後，乃一哄而起，拉的拉手，拖的拖脚，始則把宋君抬起來放在肩土遊行，繼則把他拋上去落下來，以及一前一後的亂拋一頓。等到放下來時，他已是頭昏目眩，站都站不穩了。

這些作法，本來是一種榮譽，不過對宋君恐怕是玩弄，而不是欣賞。何以見得呢？因爲從此後，他就得了一個「音樂神經」的徽號。若是著了名，不過一談到牠，都是相顧一笑。宋君本是一條熱心腸，由此次的經驗得了無窮的教訓，所以以後幾年，態度完全改變，常自言當時的幼稚，真所謂初生之犢不畏虎。

記得另外一次，乘義大利的「康多威蒂」輪至德，坐的是二等艙，在船上碰見了一些結伴同行的偉人先至們。其實這些所謂偉人，在國內並未曾聽見過姓甚名誰，其中有一位很鄭重的告訴我：「我們預備到蘇聯德國以及歐洲各國去參觀研究，使命非常重大。辦出國手續時，求真當領取外交護照，然而我們決定祇要官員護照，最上的原因，乃恐怕外國的當局黃沙鋪路來迎接，不好意思」說時，表現那大得了不起的氣概。當然以這位先生平民化的精神，不肯驚動外國當局浪費黃沙，固應對他佩服得五體投地，然以觀言察色又不免令人懷疑，希望他不是借醉葡萄以解嘲，在夢境中過小說式的生活。

他們同伴四人，花樣頗多，其中一個長於太極拳，那時恐怕是受了褚民誼氏，在比利時某外交宴會中脫衣獻技，以致名噪一時的影響，不免心嚮往之，所以天天在甲板上表演費神的來一手，以場吸引外國乘客的注意。那知偏不湊巧，連停步留一望的都沒有。幸而有些小孩走過時，尚用那表真的語調，向他們的父母問：「這中國人天天在那裏幹什麼？」他心中雖稍得安慰，以為至少有小朋友的光顧，而一聽他們的回答，有的說：「他在開船，所以玩一玩，舒暢舒暢。」有的說：「這中國的神祕，所以終至無精精彩的未能繼續，末後對其他的中國人說：『我們的國粹應當隨時對外宣傳，這裏有到過外國多少次的，對此漠不關心，不知是何道理？』」當時陰痛恨洋人不能欣賞之外，尚對中國前賓客的沒有賜顧表示不滿。

這四位仁兄可稱為國粹宣傳團，其中尚有一位軍官，大約在小學讀書時學了彈風琴，琴上「多利米發梭」的崗位不會弄錯。每到晚飯以前，他總是當仁不讓的坐在鋼琴面前，以那單拍子的方法，彈當時國內盛行「桃花江是美人窩」的小曲。同行的老德國孫君，每次聽了，氣得幾乎跳起來，暗暗的罵他不識相，不識時務，不曉得這是什麼場所，政府派這樣腦筋簡單的冬烘先生出國，真是奇怪。

有一次他實在忍不住了，將袖子往上一捲，至廳門前，準備進去把他拖出來，我因怕他鬧出亂子來，惹外人笑話，所以趕緊的勸他不要如此。好久以後纔把他鎮定下去。不過再向廳中一看，鋼琴一旁站有兩白衣侍者，彷彿是在留心的欣賞。曲高和寡中得此知音，誠屬難得，無怪乎彈琴的先生愈來愈起勁，一直彈到開飯前的十分鐘為止。他始欣欣得意的走出餐廳，休息休息，帶了那副凱旋得勝似的笑容，緩緩的呼吸海上新鮮的空氣。

當晚茶房頭向我請求一件事，他說：「你們同伴中有一位先生，天天彈琴，彈得客人都下台類，屢次直問道是什麼音樂。本來船上不便禁止彈琴，所以今天侍者站在旁邊半天要干涉而終於無法啓齒，請你替此意轉達，並告知以後少彈，如何？這極苦衷，望你們能夠加以原諒。」我聽了這一短話，始恍然大悟侍者之所以站班。

七 留學生的羅漫史

三六

明興的中國學生，雖有二三十人，然而女性極少。有一個姓梁的女士自從在英國讀完了教育系以後，即不惜渡英倫海峽，長途跋涉而至明興。因為所鍾情的那位鄧君，乃是隨化學的，於是女士乃決計棄其所學而學之，冀異日不僅爲內助，亦可爲外援。這種精神使當時的同學見之，已是欽佩得了不得。

另外，尚有一位女同學，也是由英國來的，相貌雖然有點特別，初見時也似乎不大順眼，而因性情溫和，舉止大文，加以學的是音樂，彈得一手好琵琶，所以到了不久，該貨的同學熙君，即已一見傾倒，心心相印。男大婚，女大需嫁，卿卿我我之餘遂訂了海誓山盟之約。因熙君有一點流鼻水，所以當時曠爲難得的一對。熙君訂約時，曾當衆宣誓說：「我在國內遇過多少的女性，都未動心，惟有她，我却愛上了」。可見「千里姻緣一線牽」的俗語完全是證實了。他們兩對，天天雙攜手，親熱非常，其他的男性光棍，難免不在求化供冷狀況之下，發生利讓外溢，與番邦女子相周旋的事實了。

記得到明興時，學生會中有一位資格頗老的胡君，來指揮這些新來的後進。態度雖然客氣，而骨子裏深覺他自命不凡。後來打聽聽曉得他是娶了一位德國女子的特殊人物

，他們住在城外，有時請中國同學去吃吃飯，我也曾幸運的被邀請過一次，所以對其中的情況頗知一二。

這位德國太太是一位屠東的女兒。她的父親已經死了，僅靠房租所得爲生，家中並無助手，僅請房客。招呼，全宅的打掃，洗刷，舖床，疊被，早餐的準備，以及買東購西等，都是由她一手包辦了，弄得一切井井有條。德國的女子真是能幹，百忙之中，不作毫無怨言，亦且異常的高興。偶一問及時，她的回答總是「能工作就是快樂」。當時心中的反應，實在不壞，以爲拿這種工作的精神，搬到中國，不惟可以改造環境，增進衛生，並且可以矯正終日無所事事一般專門打牌賭錢的太太們的腐敗惡習。所以同學中對於國際婚姻問題的討論，雖有贊成與反對二者的激烈爭辯，而反對的理由，在當時視之，似乎頗欠充分。如語言習慣的不同，人情風俗的各異，以及將來生下的「雜種」，恐怕受社會一班的歧視，前程發展不無障礙等，均爲反對的最大理由。而年紀輕輕二十幾歲的後生，那裏顧到這許多，一深思遠慮——這一句話，雖個個知道，然而情魔一至，你就天大的本願，也要失掉所有的理智。着迷的朋友們，感情用事的多，所以他們以爲獸要有愛情就可犧牲「自我」，能夠犧牲，則各種困難的克服當然不成問題。至於混血乃優生學上的所謂人體改良，至於民族的再進愈爲重要，因此言之，更覺振振有辭，無可非難。這些討洋太太的哲學理論，大約不外如此，我想胡君也是其中犧牲的一個。

胡君在德國可謂享盡了中國所不能享到的福氣，因為房東女兒招待住客已經是無微不至，他除此以外尚加上一層愛惜的洗禮，當然是意外的開心。晚上開學生會時他的頭髮總是比一般人梳得特別的光，衣服覺得特別的直，皮鞋擦得特別的亮。胡君每次出門時，那位洋太太，必先照例的把他週身上下打量一番，經考取合格以後，方纔放他走，並且囑咐什麼時候一定的應當回來。

某次一個同學到他家裏去邀他，他因之匆忙成行，催剛出門時，他太太發現他的褲子沒有扣好，於是用那含笑帶怨的口吻說：「你真是一個悲員（BEGY），我偶不留心你，幾乎鬧出亂子來了」。這種溫柔的味道，使那位同學看了垂涎三尺，不禁發生「祇羨鴛鴦不羨仙」的感慨。胡君當然是扯高氣揚的開口便稱「我的太太……」，閉口也是「我的太太……」，在公問對太太歌頌一點而言，胡君確是學到了家，並且毫無疑義的已最洋化了。此外他與太太問答時，總離不掉「是的，我愛……」，習於中國環境的人們，初聽了不免肉麻，久之亦覺其自成風格，惟其的妙處，殊非局外者所可領會。

世無百年不散之筵，當我在德國第二年時，胡君已是得到工業大學的工程師學位，一方固固然地喜氣盈盈，幾年的心血，至少已經得到了結果，告了一個段落。而他方面也是愁腸千結，春花秋月的戀愛生活走到了盡頭，夏熱冬寒的艱苦棘途，開始望着他們猶笑。當胡君接到了家裏的來信，說在某個機關得到了一個差使時，誰認為飯碗不成問

題，然而國內環境特殊，自必預爲先容。籌備一切，庶幾金屋玉人兩相輝映，用意之誠，鐵石人血應爲之心動。

時間是留不住的，胡君雖一天一天的挨下去，然而究竟自有限度。當他船票買好，一切掛號就緒以後，乃決定在某二星期日開始往途的行程，而學聞訊，即於動身前一晚餞行，我們的談笑雖一如往日，而他領的態度已異平時。那種難答難分的情況，已由內心流露於聲色言語之間，確使人感到了「生離」的可怕。所以飯後，我們相約次日恕不送行，探悉他們那幾行的連串傷心淚，使我們這些愚家的朋友們見了也爲之齟齬。

胡君去後，他的太太常與同學往來，每次與她見面時，我們總是問長問短，打聽胡君的消息。她對同學固然十分的親密，而同學亦報之以坦白的談話，認爲她已是一個離鼻覆眼的中國人。迨三個月以後接到啓程往華的消息，她喜歡得幾乎發狂，眼睛中不禁流出幾點熱淚的說：「我快要與我的打鈴（即打鈴）相見了！我的打鈴，我可憐的打鈴！」同學們對這種火一樣的熱情大爲感動。小別三月在中國原算不了一回事，而這位洋太太弄得如此的緊張，難怪當時同學中差不多有因之全部人生觀都發生了變化的，當洋太太走後，我們人多嘴雜，議論紛紛，不免大放厥詞。楊君素來緘默，至此乃慷慨激昂的說。中國人太不行了，專門主張甚麼中庸之道，講求涵養，所以交朋友是「淡如水」，論夫婦則是「相見如賓」，結果是造成不冷不熱的一個「溫」字。因爲「溫

，所以無熱情的流傳與表現，推而至於作人與治事無不如此。無怪乎外國人視東方人神態，而中國留學生稱為「熱心」一點的，稱之為「洋化」，或加上一個「不懂國情」的徽號。可知熱心過度，在中國是大不敬，至少乃無補養的表現……。

楊君的宏論滔滔不絕，似乎含有一些牢騷，所以老氣橫秋的最弓兒站起來抗議的說：「中國人之所以為中國人，就是在於不即不離，不生不死，若有若無，若隱若現，該女子裝外表冷若冷霜，內心熱如火鐵，講戀愛應一往情深，可以意會而不可以言傳，高般體貼，盡在不言中，惟其如此，所以魔力大，可以經久遠，一個老和尚居然因為幻想那句「念當那那臨去秋波一轉」的意味，而終於不得不返俗。中國人做事帶詩意與哲學的，戀愛也是詩意與哲學的。一對中國情人談月亮與青山綠水是常事，而先將銀行存摺比較一下，可不可以談結婚。倒是例外。所以精神勝於物質，而外國情人則視後者為先決的條件，風花雪月到是附帶的產生，未免送於現實與科學的。」

閒談說一大套，却忘了那位洋太太的行勳，她做事真快，不到一星期以後，即已欣然辭道，同伴中尚有一位學成歸國的陳工程師，自告奮勇擔任沿途照拂的工作。洋太太春風滿面帶了那沸騰的熱血與希望，唱着萬里尋夫的甜蜜曲。我們這些同學，惟有默祝她倆的「花好月圓」與「天長地久」！

洋太太從未出過國門，所以到了義大利，已是眼光放大感到異鄉的風味不惡，有時

且以爲值得留戀。船行海上後，青天碧水，似與塵世隔絕，然乘客繁多，並不如何寂寞，加以沿途停泊港口時，各樣形形色色的生活更引起她無限的驚奇與欣賞。心中自揣如果不是嫁了一個中國的「打鈴」，人生那能有如此豐富的意思義。所以越感激之餘在談話中通告各同行的船客。

船抵波羅後，情形漸漸起了變化，因爲專就被弄而論，這是一個劃分東西的港口，西方的壞處與東方的弱點，可謂匯集於此，買貨時的討價還價，冒牌欺騙以及無次秩欠整潔等在道裏是一個特點，自此向東彷彿是一根下垂的弧線。最奇怪的是乘客的心理，自歸這根弧線發生了波動，船愈向東，外人的地位一天一天的增高，船上西人的態度，亦漸漸對東方的乘客冷淡，當然洋太太因爲嫁了華人亦不免大受影響。船還沒有到印度時，一個在上海開飯店的老太婆向她說：「中國全圖祇有一個上海還可以住，其他的地方都是『Hell-hole』」。當洋太太提到南京時，她搖頭說「那不是一個我們所謂設備完全的都會」此外尚告訴一些關於在中國住家的事，第一職有男女工人若干，廚房裏有大司務、二司務、三司務、阿媽、汽車夫等，第二中國人很髒，應當如何注意。語中連諷帶刺的，似乎她不應該嫁一個中國人。

洋太太聽了這一些暗示，心中已是發生疑慮，也是得到了指點。原來外國人在中國無聊中成了個特殊的階級，接了中國人不僅不爲特殊階級所尊重，反而受鄙視，特殊階

般的享受既如上述，不知「我的享受」又是如何。從此洋太太對中國的希望，不似從前的熱烈，「護航」的陳工程師祇知有變而亦未知其變之所由生。她以後故意的避免與船上的華人往來，反而對那上面所說的老太太以及年在四十左右的華伯們，一過從甚密。華氏在上海某顏料公司工作，旅華已有四五年，對於中國情形自命為「中國通」，所以洋太太認識了這位寶貝，以為乃知價的上品，彩樽就數的時候更多，一字一句均目為玉律金科，奉為聖典。有時兩人在船尾上談到深夜，領受那海上的清風，共賞那電空的皓月，不惟洋太太精神上得了已失的安慰，而他的生活觀根本也是起了化學的作用。

船在印度孟買照例的停了一日，他個形影不離的上岸雇車遊覽。回來時彼此談話的方式改變了，普通的客氣式繁而不用，所用的乃家庭的親密式。洋太太與陳工程師偶爾談話時腔調已是不同，閉口說印度如何的不進步，閉口說東方人如何不清潔，末後且用批評語氣說：「華光生告訴我說中國比印度還要差啊」。陳君氣得一時不能回答，待要聲辯時，洋太太已是離座，往那邊同華氏打得火熱。

陳君受了這場教訓以後，心中老是不高興，時而如同看破了紅塵似的，覺得人生無所謂意義，都在虛無縹緲之間，什麼「色即是空，空即是色……」等話，一串一串的湧上了心頭，時而想到恨處，不禁怒上心來，連呼「非我族類，其心必異」。以為這種的滑稽劇，不僅使人為胡君叫屈，亦且使中國人丟臉。迨至心平氣和時，又啣怨歎曰：

「天下的鳥鴉一樣黑，此類浪漫事，那分種族的界域，國內不是常有同樣的畸形發生嗎？」於是更引杜甫：「頭狂柳絮隨風舞，輕薄桃花逐水流」的詩句，反覆吟誦，於深深領悟之餘，乃知此等糊塗帳，不惟遍及中外，亦且貫澈古今。

船抵新嘉坡，乘客都準備上岸觀光。同時洋太太接到胡君從上海拍來的歡迎電，姑不諱內中說的是些什麼，在平時洋太太一定是歡欣鼓舞，打鈴長打鈴短的亂叫一氣，惟此時洋太太的臉上不惟絲毫未露笑容與熱烈，反而態度冷淡，令人毛骨聳然。她的靈魂寄託似已非正式的辦了移交，愛的對象有類乎轉變了陣線，當華先生邀他結伴同行時，她又恢復了她的活潑天真，有說有笑，彷彿吃了起死回生的藥一樣。

他奔跳與華君手挽手向坡城出發時，其親密的程度，在陳君視之有過於雙宿雙飛的夫婦。他們在市中兜了一個圈子，更驅車去看柔佛國的議會，興盡而返時，已是下午三時許。

華君還空多添了一筆家當，這就是新製頂下，拿在手裏串來串去的自由棍，有一個毛子帶笑的問：「老弟！你爲什麼在此地單買了一根自由棍？」華君脫口而出的答道：「我買了準備對付上海督力的。」說罷對方大笑，洋太太也在旁邊大笑的助興。此等語調說者即是「無心」，而聽者誠然「有意」。陳君從此之後，向他們連招呼也不打了。以爲真正豈有此理，竟公然與人以不諷忍受的侮辱。

一路到香港及由該處啓程至上海時，洋太太與華君當然愈加密切。最後到上海的一天，乘客們都是眉揚色舞，而他們則外強中乾，面帶笑容，實際上神情有變，似乎懼怕「上海的臨到」。洋太太幽整天小鳥依人的故作姿態，而華君也是千般勸慰萬種溫柔的安慰。開飯店的德國老太太坐在甲板上，一路打針線，一路搖頭的嘆息曰：「安拉（洋太太名）確是一個好女孩子，可惜爲什麼不好好的嫁一個人呢！」船上的空氣顯然分作兩派，然而其緊張的程度則同，不過一是歡天喜地，一是愁眉蹙眼而已。

船終於停泊在吳淞口外，半小時後海關驗証照的人員都來了，此時洋太太已是從艙中換上了漂亮的衣服，戴上了時髦的小帽，在船頭上走來走去，精神已是大爲穩定。不一刻祇看見一個小汽艇，飛也似的駛來，其中的一位就是胡君，手捧鮮花一束，滿面的春風上來迎接這位洋太太。兩人對面以後，馬上照例的接了一個吻，於是胡君倍極慇懃的問道那樣那樣，洋太太回答了幾句以後，即介紹華君，說路上幸虧他照料，減少了許多的不便。胡君聽了當然是感激涕零，連聲道謝。

破鏡重圓，應是應喜交集。洋太太擁有的的是心幕，而同想到幾年夫婦的情感，也不能不強作敷衍粉飾太平。熱的成份固然較之已往減低，而胡君愛妻心切，以爲沿途勞碌，精神疲倦所致，所以不惟不見怪，反而深表原諒。迨上岸以後，行李一直移至國際飯店，該店設備精美，一切的一切都是出人意料之摩登，洋太太始驚訝的說：「打鈴，這

個旅館真不錯！他們兩個在上海一連住了十天，生活異常的愉快，日間陪遊光臨，永安、惠羅、福利等公司，又往中環街的城隍廟觀光，後者驟不覺聲氣無窮，而味道奇異，仍博得洋太太的一笑。至於晚間則更爲熱鬧，跳舞場到時皆是，除了中國人設的以外，尚有德國人所開的「羅卡兒」，就是喝啤酒與跳舞的場所。洋太太至此益覺開心，聽的說的是德文，啤酒是德國來的，舞舞時奏的是德國的「華爾支」曲，入場的也大都是德國人。所以必花怒放之餘，兩人的情感疏隔，已是無形中彌補了不少。

陪伴至滿九天，上海的景色，已是欣賞一個大概，胡君於是乘機的報告洋太太，說假期已滿，非回到南京不可。洋太太聽了除稍爲問一些關於居宅的情形以外，並未固執的表示不願同行，好在甯滬相距的路途不遠，幾個鐘頭的火車算不了一回事，因此第十日遣一對夫婦即已遠抵首都。可憐的胡君每月的薪水祇有兩百隻大洋，上海這一趟用了兩千多，爲維持家庭收支平衡計，起居飲食，從此不得不特別儉省，所以事前商得幾位朋友的同意，合租一所居宅，伙食也是公攤。胡君的立場以爲既得到價廉物美的辦法，而洋太太亦得因之與中國太太們聯絡，減少些寂寞，誠屬一舉兩得。

世界上的事，費力不耐好的太多。洋太太住了幾天以後，漸漸的感到不耐煩。第一，來來往往的客人過多，酥脰一開，起碼是三三個鏡頭不對戲，高談闊論的把洋太太丟在一邊，坐立不安的急得跳。第二，同居的有三個家眷，先生太太與孩子等合計不下十餘人，打的打，鬧的鬧已經是把洋太太弄得終日頭痛。再加上共同吃飯時，你一點我一

雜，口水菜湯交相混雜，洋太太每次幾至不能下咽，此外十餘人大嚼時常啞啞作聲，這種音樂更使洋太太難於忍受。

漸漸的經過兩個星期之久，洋太太終於向胡君提出哀的美敦書：她說：「這種原始的生活，我們歐洲人誰能承受，我決計到上海去，否則誓願……」。胡君至此已呆若木鷄一籌莫展，為保持面子起見，祇得打腫臉來做胖子，哀求洋太太仍住南京，另找一個單獨的住宅。洋太太以需要住上海的租由甚多，南京的設備不夠，生活太中國化，難作久留之計，發誓爭辯之後，胡君祇得忍痛的屈服。

洋太太既住上海，生活的興趣當然不問。物質上的享受比歐美既過之無不及，而精神上的靈氣充了無限的興奮。反之胡君負擔固因之加重，全月的收入尚不足以供太太的需求，東扯西拉捉襟見肘未免可憐，然而為夫人作牛馬，為愛情作犧牲，古中外不乏名人逸士，真念及此，胡君遂亦心安。

八。唯威太發的洋太太

洋太太既上居上海，開始幾個月的生活，自然相當滿意。日裏有工人料理一切家務，雖未算稍覺清閒，而晚間則有悠閒的華民陪上陪下，在音樂的幽揚中作飄飄欲仙的狂舞，醇酒飛觴的椅上縱情嘻笑，故時雖夏末，天猶盛暑，而公子冰水佳人藕絲之間，自有無窮的樂趣。

胡君獨留京都，形單影隻，狀殊可憐，幸而星期六日下午尚可附車返滬，作兩夜的勾留。朋友輩覺其征途僕僕，頗有爲之不安者，然而一想到當時大人先生們，赴滬過星期休假的甚多，情形並不特殊。「君子碌碌各有私曲，」內容雖不必強其盡同，而外表總算無大異乎胡君自恃參入作冒牌「偉人」的流亞，未始非不幸中之小幸。

秋盡冬殘，四個月之後，洋太太對於上海的生活已生倦意，一則因華氏的態度由熱的頂點漸趨下降，終至於漸近零度，斷絕往來。其中情節局外人雖無從詳知，而多係華氏已另有所歡。再則洋太太的母親原未回京，留在明與結束業務，今則也是遠渡重洋，破蕩里浪的到了上海。母女見面以後，自有幾番的討論與研究，結果乃決定了當前的行止大計，祇待得了胡君的回意後，準備施行。

所謂得「胡君的回意」事實上不過是一種形式而已，當某星期六胡君回家晚餐後，岳太太乃從容不迫的說：「羅自得（胡君名）你曉得安拉並不愛上海，從前之所以拒絕住南京，因該處的住宅太不成樣子了。現今的辦法，我寧願將在德寶家俱的一萬元，拉去在該處自行建築，既可免你跋涉的勞苦，而我們也無須長時寄居在遙逆旅之中，你意以爲如何？」胡君聽了這種意外的好消息，喜出望外，不禁雀躍三三的答道：「母親，你真是有高貴的見解，我會苦勸過安拉住南京，她當時不肯接受，弄得兩下分散，多麼痛苦，現在此種舉動可謂恰到好處了，還是你老有見地呵！」

胡君此次回到南京，氣概不比平時，精神特加煥發，居然以有差階級的賣場出現買地，賄料倍形忙碌，洋太太母女二人，也是奔走實溼。間，如玫瑰地形，估量價格，以至於訂約簽字等，事無大小，勢必躬親。果然不到兩月，一所德國式的小洋房，已是巍然矗立於荳芽橋附近。胡君流牟確實不錯，「運氣來了板門也擋不住」。因為恰巧不先不後，某機關派他往歐洲去辦機器。正當消息傳出，家庭中間了一個緊急會議，洋太太以為這是賺錢的好機會，準備如何作合理的分配，岳老太太也是在旁邊的如此附和。經胡君分析之後，洋太太始知滯並非了不得的生意，一時頓感失望，乃含怨帶怒的責備說：「你真太不能幹，聽說別的中國人動不動就賺幾十萬，錢財的很多，你一個銅子也沒份，別人不幹的，偏輪得你身上。現在房子雖修好了，然而沒有傢俱，看你怎樣？」

可憐胡君，受了這場悶氣以後，自愧賠命乏術，無法討得太太的歡心。於是乃決計於旅行中省吃省用的坐三等艙，將所餘的幾千馬克，替太太辦差。與念及此，膽為之壯，乃間接的將此種妙算由岳老太太透露，不到兩日，洋太太交下了一張欲買的什物清單，其中如火灶洋爐洗衣機等，大小有幾十樣。胡君得了有如捧讀聖旨，高興的趕赴歐洲大陸，因為此次的身份，並非一介學生，專門進學校拿文憑，而乃是有足夠偉大的公使使命。

到了歐洲之後，公事迅速的辦完，於是更注全力照太太的清單買貨，雖然不免瑣碎

麻煩，甚而至於頭痛，而精神上倒也清爽。胡君的意思以為年來家庭的不愉快，純係中國的環境惡劣，我們自己不爭氣，不能專責他人，所以平心靜氣言之，不能怪德的太太。大的環境既不易改造，祇得從小的着手，令住宅業已完竣，所差的乃此西式的設備，如舉奔走的結果，使我的安拉心滿意足時，那麼奔走辛苦自有牠的代價，前途幸福正在無量……」想到此處，不禁臉上露出些「成功」的微笑。

胡君回到上海中的沿途中，滿載着甜蜜的幻想，以為停泊吳淞時，一定得到洋太太與岳老太太的熱烈歡迎。殊不知在甲板上等候了一小時，祇見無數的小汽艇駛來駛去，都是表現着別人久別重逢的情緒，回想自己的冷落，不免黯然。恰好其同學宗君也是上船接他回德休假的太太，太太為德人，現與宋君離異。此中情節宋君曾面允筆述發表。兩人的親密比火還要熱。胡君至此，已忍不下去了，發着牢騷對宋君曰：「一老宋！你們的感情真好，我則做了牛馬還得不到牛馬的待遇……」有時眼睛緋紅，幾乎掉下淚來，宋君見了祇得免強的安慰幾句。當船客送至海關碼頭上岸後，洋太太與岳老太太在欄干門外等，看見了胡君的便跑來敷衍一場，履行一些照例的手續（如接吻），然而明眼人望之，已知道一對中西合璧的夫婦，正在南轅北轍，同牀異夢了。

從此洋太太不准「能幹」做飯，亦且離成復發。當母女二人把西洋廚師弄得精疲力竭，乃與胡君約法三章，實行「新生活」運動。第一，不能在家裏吃中國菜，中國菜

的燒法不清潔，油焰一燻，燻得滿屋都是烏煙瘴氣。第二，不歡迎中國客進門，因為他們不慣衛生，亂吐痰，亂丟紙煙頭，弄得地氈的清潔與安全沒有保障。又謔話時祇見他們的口嘴動，聲音響，不曉得說的是什麼，鬧得全宅天翻地覆，不成體統。第三，談到胡君個人的自由亦大加限制，早晨的辦公與晚上的回家既嚴格規定了時間，而飯菜品類的選擇與房間的如何分派等，太太絕對的自有主張。此外月薪所入胡君不消說甚按時如數交出。依照洋太太的算盤，以為這薪除清付租請費之外，所餘已是無幾，應作為家庭保險儲蓄。然而洋太太念頭一轉，似乎開心的說：「這白得，你衣食住都已解決了，用不着自己操心，此外你也不需要什麼，每月給你十塊大洋作零用，應當夠了的了，你看是不是？」胡君特別對於第二條曾詳發表現惡反抗的意見，而洋太太的回答乃「這是我家的產，什麼人不能過問，你有客最好在辦公室接見」。

按步就班的胡君，經此番湖簪之役，生活的狀況可以想見。聽說最初實行時確是有些不便，不過當造訪的朋友們吃了幾次的閉門羹時，這類經驗馬上傳播了過去，從此「登拜聲」的，恐怕自說沒趣，漸有絕跡。加之胡君晚上既然不出宅，偶爾有欄外出時，也是囊空如洗，無法酬酢，因之不易實現「在國內年代愈久，交遊愈廣」之原則，結果遂至雷雨疏淡，新交絕緣，幾年之後成爲了一十足的「獨立主義者」，亦即在繁華的都市中，風雨淅涼的過着魯襪葛樹生活。不過人類爲最善於適應環境的動物，習慣

不難成爲第二天性，所以經洋太太耳提面命，長期訓練之後，倒也漸覺「自然」，故胡君年僅中年，尙非七十，而面漸近於「從心所欲不踰矩」的階段。孔丘先生聞之，當亦自嘆不如。

胡君的精神生活雖日與日驟遠離，而機械的模稜隨已漸成了標準化，假使不是中日戰爭的發生，打斷了他的繼續發展，此種方式的爲禍爲害，似尙有待於社會學者的研究。不過當上海之戰結束，進而威脅南京時，這個家庭遂發生了問題。胡君請求她們母女二人由水路疏散，而洋太太則堅持非坐汽車不可，並且聽說是強迫他不擇手段的調用軍車。她說「我在中國受夠了苦，現在又要我們同一班的污穢人逃難，死也不去」。

兩下爭執的結果，當然又是胡君屈服了。是時政府正氣中運輸，一切軍車不准作其他使用。胡君冒天下之大不韙，不知如何偷偷的找到一部車，裝了自己與兩位洋寶貝，想開到某一目的地。不幸偏不湊巧，中途發軍警發覺扣留，結果胡君除撤差以外，尙留了一個時期的鐵窗風味。胡君雖尙健在，然久已捐棄公務員的生活，從專於商業的探險。不過聽說生活困難得幾不能維持，洋太太的母女天天縞眉蹙眼。緬懷往昔的優裕，自嘆而今的命苦，在那裏繼續的唱埋怨詞，「爲甚麼許多中國人發大財，你一個銅子沒得，纔白得你太無出息了！」

九 海外逢知己

在外國上得幾年學，天天與外國男女混在一起，總有一些零星破碎的小問題。記得一個同學袁君住在宿舍三樓，四樓下每星期五晚上有交際舞，這位仁兄與廣事交遊，與熟曉德國情形起見，幾乎常川的參加。但他的舞道並不高明，黃包車拖了幾次以後，覺得對方不大感到興奮，而自己也就親有味同嚼蠟。最使他灰心，乃一次女的問他：「這是不是你們中國的舞法？」說者無心，聽者有意。袁君認爲是一種侮辱。所以以後視跳舞爲畏途，乃改變方法，專門找人攀談，庶收桑榆之效。

最初所遇到的知己，乃一高工的學生，叫做梭非爾德 Somerfeld，他學的是物理，袁君是科學家，所以兩人見面之下，滔滔不絕，深恨相識之晚。往來既久，碰頭亦多，在娛樂場所高談科學，偶爾爲之，原無所謂，不過行之太久，未免不大識相，把生活弄得過於枯燥單調，梭君的目的是來跳舞，與換換空氣，今既如此，漸漸生厭，亦人情之常。所以有一次兩人談到愛因斯坦的相對論時，梭君曰：「我們約定某一次詳談，何如？此期未便多說，請原諒！」

袁君碰了這個軟釘以後，正在啼笑皆非之時，恰好來了一個活潑的愛爾蘭女士。她有深紅色的頭髮，面孔身材雖距標準太遠，然而在人羣之中特別對袁君表示傾熱，在當

時環境之下，未始非一極大的安慰，足可引以自豪。女士在德國頗久，德文仍不精通流利，每有辭不達意之感，所以必定說英文纔得暢所欲言。袁君是在美國大學畢業，英文頗好，正可藉此大顯身手。因有此一共同點，兩下往來密切，弄得十分投機，表面上看來，似乎不是泛泛的交情了。實則袁君，不過趁機說說笑笑而已，別無他意，最滑稽的是這位女士反而自作多情，以為中國人素來是棟板銅爛鐵的，今遇見了「我這樣愛高等教員的小姐，應是三生有幸，歡迎之不暇」。所以時而表示某某數學博士正在向她追求，時而語及以往在多布倫 Dublin 時某某教員要求她接吻講愛等，消遣寓意的啓示，遂使袁君發覺「醜人多作怪」的現象，古今中外到處皆然。因之袁君又不得不實行考慮，改變作風，前此鞠躬盡瘁步伍騎士的禮度，已漸漸的減低成份，每次她來了，設法躲開。有一次女士問我說：「袁君往那裏去了？他現在的神情與前不同，忽忽若有所失，是不是有什麼心事？你曉得我最高歡他，他不大像中國人，我仿佛看見一個埃及人是這種「面孔」。事後我將此意告知袁君，袁君始而笑，終則謹慎的說：「你看她是不是真有情？這個國鬼！」「落花有意隨流水，流水無情送落花」，幸而此兩人高低不就，未成怨偶，否則中西合璧的婚姻中又多一番波折了。

自從此次經驗之後，袁君雖仍是參加舞會，而老是在旁觀察，不肯入席，抱「曲線的欣賞」主義，「避實就虛」，未始非一聰明的作法，不過久而久之，袁君仍是流年不

到，梳花命裏無法擺脫一切的孽緣，且待我慢慢的說來。

邊跳舞的門有一個放衣服的地方，而前有一個櫃台，站在櫃台之前可以看見跳舞。滿廳觀光的學生們，右手提了酒罐，左手夾着香煙，都在那裏相瓦的敬酒，或談笑喧天的戲謔，及至音樂一響他們馬上把酒罐放下，單刀直入的去找那心目中的所認為適當的舞伴。這種溜動法，倒有兩種好處：第一、因為不坐定桌子，所以女人的咖啡啤酒等費絕對用不着操心，德國人雖然平時各付各的賬已成風氣，而跳舞中有些難免不生例外，所以「溜動式」確是百分之百的保險辦法，在體力上僅夠買自己啤酒的窮學生們，自然走此康莊之路。第二、有些學生們祇及時行樂，逢場作戲的揩揩油，不肯貿貿然即入戀愛的漩渦，一則因為一談戀愛，自必另有舉動，如看戲吃飯，跳舞游泳等，這樣一來，結果就是錢的問題，正所謂「行不得也哥哥」。二則「一般青年的心裏，每以為我倘年青」，意思就是遊擊的癡尚未過足，何必死釘了某一個女人，到了鳥倦思還的時期，再決定下半世的伴侶不遲，「落地不粘灰」，這句話確是那些先生們的普通信條。

袁君既忝為溜動份子，自然不愧為留學生中染了洋氣的，然而直不遇臨空補上他一個罪名，他本人並無此念，他的注意力確是在藝術方面用工夫，可謂與世無爭，於情於理，都足說得下去，那知却惹起了櫃台後面管理衣服的那位女郎的興趣。這位女士乃宿舍中女工頭的令媛，名叫羅斯，貌雖中平，而有一動人的微笑，她在某音樂學校肄業，

每當開跳舞會時，奉了母親之命來此幫忙。有一次又看見袁君在那裏聚精會神的體驗各種舞態，實在忍不住的問他說：「袁先生！你怎麼專門看，不跳？」

在音樂抑揚之中，袁君的注意力希來不易分散，惟獨此一陣溫柔發問的聲調，偏偏鑽進了他的耳鼓，波動了他的心弦，曲弦急響的回頭一看，原來是這位微笑的羅漸女士，因為事出倉卒，所以袁君一時連話都回答不來，等了一下，始吞吞吐吐的說：「我……在看舞」。「不過……」女士繼續的問：「看有什麼意思？我曾見你跳過，為什麼忽然停止了？」這句話正可謂打中了他的傷心處，他滿肚牢騷正好乘機發洩，不過一想，不要上了她的當，「逢人祇說三分話，未可全拋一片心」，還是涵養一點的好，所以敷衍的回答一聲：「我跳得不好」。

女生聽了，含笑關心的說：「因為跳得不好，所以更要跳。」袁君見女士說得如此殷勤有禮，不禁同情感激一時並發，默念「我在此地孤單獨賞，已有多次，人海之中對我關心者究有幾人，而此女偏能枉顧青睞，誠所謂海外逢知己了」。想到此處，仍興高采烈的問：「請你教，你肯不？」女士嫣然一笑的表示肯肯。從此之後，袁君開始晚上跳舞看電影，並且同她學會外國象棋，與瑪記的本領等，因此生活情形忙碌。

女士在音樂學校畢業後，找適當的工作頗有困難，因為粥少僧多，競爭激烈，以家道寒微的羅漸，自不易得着有力的介紹，所以竟成了失業的一員。初猶四處奔走，不甘

失與，最後始知毫無辦法。墜入情網的袁君雖窮之抱屈而憂，而以愛莫能助，徒呼負負。幸女士的母親到底不同，老成持幹，照識現實，心中已有打算，她道：「羅斯，你不要眼界太高，環境如此，祇能待機會，現在三樓上的女工是利正要辭工，你替她做，何如？」原來在道着工作的本身言，並不具有什麼引誘力，而羅斯之所以學音樂，正爲跳出女僕的圈，話雖如此，而一人到矮簷下，怎敢不低頭，所以羅斯終于低氣吞聲的接受。好在羅斯親有幾十年的女工經驗，家接淵源，駕輕就熟，故毫不吃力。最要緊的，乃工作的地點恰好把袁君的寢室也包括在內。朝夕相見，更增親密。所以精神上的安慰倒是無價的至寶。

十 醋海又生波

袁君於上課之後，自修時間老是在宿舍，有時且幫幫羅斯的忙，如取引火柴，生火爐，拖地板等，情感所至，金石爲開，這點小小的動作，局外人視之雖不贊成，認爲未免過火，而袁君方自鳴爲得意之作，見仁見智，心理不同。不過時日既久，變動亦多，以羅斯溫雅隨風度，待候樓上的十幾個人。談笑嬉遊在所難免。袁君始而忍耐，繼則隨意頻在，於是兩人言辭之間，時有頓角。

最使袁君傷腦筋甚至弄得行坐不安的，乃一西班牙的青年同學，住在他的斜對面。

初奈明與不久，言語不道，每假學德文之名，與羅弗聊天，打德火器，最後且於晚上約往舞廳或跳舞。袁君乃提出建議，態度堅決的表示她不做與人鬼混。羅弗的回答：「我並沒有做犯法的事體，可憐這個西班牙小孩他既不懂德文，又覺得寂寞，設身處地，我豈置之不理？你更曉得我已羅是成年的人，曉得如何招扶自己，你應當相信我，我是絕對相信你。」說後扭扭作態，表示相信的模樣，同時又似乎暗笑袁君的幼稚與心襟的窄狹。羅弗袁君反覺得自己理虧，難以爲情，撫躬自責之時，自寬自解的說：「洋人交際公開，本不在乎，我又何必如此多心，使她說我不洽洋情，今後不能應改變作風，而且應改變心腹。」話雖如此，外表的作風難改，而心理的嫉意難除。袁君與西班牙青年爭得半份芳色，息事寧人，原可自落。無奈他的解釋，另有一種看法，以爲羅弗本是他的獨佔品，西班牙小孩這個壞蛋把牠奪去一半，「太歲頭上動土，好大的胆子！此而可忍，孰不可忍，於是準備來一次決定性的鬥爭。」

有一天袁君放學回來，一進樓門便聽得那位西班牙仁兄在房中唱歌，並且彷彿唱的是愛情歌，他心中一想：「這個混賬如此高興，佔了我的女人，還在唱什麼凱旋得勝的情歌，我今天非同他拚一個你死我活不可，於是將書放下，走到斜對面的房門，準備用紙把門一插，看見那位仁兄躺在牀上看書，「冤仇須見，分外眼紅，」袁君關頭一句：「你爲什麼大驚小怪的鬧得我們不能讀書？」西班牙仁兄聽了，馬上請他坐，再反

問：「你不是岡蒙的名字？我的名字叫黑黎巴羅齊亞，太長比較難得記，不錯，你的名字又嫌太短，」說罷大笑。袁君本來是滿肚的怒氣正待發作，聽見他道這一套，心中不好意思，反而漸漸的將怒氣消失了。原來德文的「大驚小怪」Erstarrung與「名字」相近，LN音讀得不對或未聽得懂時，時易誤會，黑君來德不久，語音了解的能力欠缺已有誤會的可能，加之袁君怒氣之下，那管LN發音的是否正確，兩下湊合起來，居然弄成此一歪把一的滑稽劇。然而有此和緩的階段。因此以後的交涉，內容的嚴重性雖未稍減，然至少是舌辯而非武鬥了。

袁君說：「我對於名字的長短，並無興趣，所要問的，乃是你與羅斯的關係如何？」黑君聽了，不懂德文的「關係」一字，馬上問他的拚法，在西班牙文字典中找了半天，纔明瞭袁君的意義所在，於是滿面笑容的作答：「袁先生！你不要問頑笑，羅斯與我不過是普通朋友的關係，這種女朋友，車戩斗量，到處皆有」。「關係既是普通，那麼你爲何時常帶她看電影跳舞？」袁君以爲捉了他的弱點，這樣理直氣壯的反問。「還有什麼稀奇！」黑君滿不在乎，態度從容的說：「我聽羅斯，是看得她起，並且因爲住在這個樓上，接近便當，等我英文學好了，交遊廣闊了，恐怕她找我時，我也應當考慮有沒有時間」。袁君聆教之餘，呆若木鷄，許久一聲不響，最後祇得支吾的談了一些不相干的空話，忽忽作別。

回到自己的臥室，不曉得心裏想些什麼。時而氣沖牛斗，時而心花怒放，轉轉還不正常。氣的是遺位西班牙人，簡直是侮辱女性，侮辱羅斯，他帶羅斯去跳舞看影戲。無非是「頑頑」。並且公然承認這種被「頑頑」的女人，不知有多少，真正豈有此理，成何體統，成何世界。難道女人也是同男子一樣，存心搗弄異性，以致構成彼此百頑的情況嗎？這樣一來，那麼悲劇的產生決不能視為偶然，畢竟由那方負責，這祇有天曉得。因為兩方都應負責，即兩方都可以不負責。

然而……（然而這一轉，關係頗為重大）在對羅斯而言，這次談話出於意料之外的經意，袁君的擔憂，已是減少了大半。他先以為這位黑君對於羅斯，情意深篤，當然是羅曼史中的勁敵，自經此次指點以後，始恍然大悟「他不過是頑頑」而已。祇「頑頑」倒不傷大雅，無害松柏之青。好在外國的社會不同，即算有一差二錯，也沒有無聊的頭銜，如「綠頭巾」這一類的名詞加上來，是以仍然落得清白。況且羅斯明明的表示過，她沒有做犯法的事體，「犯法」二字的定義與界說雖含糊不清，未知究何所指，而揆以讀書人「融會貫通」之義，羅斯的話容即指此重要關鍵的一點。袁君想到此處，有如傾偕仙機，橫坐安樂椅上，怡然自得的抽那支盡的香煙。

「天下本無事，庸人自擾之」，袁君自恍然覺悟以後，醋海無風波自平。不到三個月黑君搬出宿舍，羅斯與他的往來斷絕。後來雖接連不斷的別有交遊，而袁君亦習以為

當，閉一個眼閉一個眼，裝作毫不在乎的神氣，此種不疾不徐的態度果然打開了不少僵局，可謂深得涵養之道。

「春花秋月何時了，往事知多少」，女子一到二十六七歲，在飽經滄海之餘，都是想求一個歸宿。羅斯是聰明人，當然更不輕視此點。不過因其出身微賤，來自傭人家，社訂階級比較嚴厲的德國，實不易找到足以自蒙的對象，是以祇能退而求其次，於外國人中設法物色。「外國人」毫無疑義的不是專指中國人，而是範圍廣大無所不包。在這種選擇的名單上，中國人雖不應妄自菲薄，甘居人後，然而最多也不過是敬陪末座，或倒數二三而已。世界上的事，每每不能度之以常理，成功者當似為不應成功之人，拿破崙聽說是在學校中成績最劣的，而偏偏能捲歐洲；免子與烏龜賽跑，得勝標的畢竟是緩步前進的烏龜。這二者說尚是指一般的事業而言，至於愛情，則應當了解構成愛情的因素甚多，我們在階地不願討論「什麼是愛情」。因為這種題目，太近於哲學的範圍，恐怕玄妙得連自己也不懂，所以祇能說說「現象」。

提到「現象」二字，中國有些俗話，確是經驗之談，如「富貴生在饑人邊」，可見大官巨賈並不一定愛上漂亮的女人，「姐姐嫁麻子各喜各愛」，足以證明醜如滿天星斗塵皮，亦可以引起美人的顧盼。事實上，古今中外表面上看來，鴛鴦不的似乎甚多，實則其中不少美滿的姻緣，反之女貌郎才理應是伉儷甚篤，實則何嘗不有同床異夢的結

偶，不過局外人未加研究與統計而已。「賈油郎猶倚花魁女」。一般人認爲今古的奇觀，稍加揆攷，可知毫無奇特可言。至誠可畏感神，何況一女子的心呢？所以名單上，敬陪末座，或「倒數二三」原無所謂，祇冀有驚天地泣鬼神之「至誠」，則主觀的因素，替代了機械式的客觀，「精神勝利」可立而待。

此恨綿綿無盡期

某日袁君忽然對羅斯表示，要離開明魯往柏林讀書，此在德國學生中原不算什麼一回事，輪流在這個學校聽一年，在那一個學校讀半載，業已蔚然成風，羅斯知之甚稔，是以不惟不便反對，而且仍然強作笑容的鼓勵一番。袁君本來是試探的意思，去與不去未作最後的決定，觀顏察色羅斯的態度既然如此，深覺勢成騎虎，不得不攝擋就道，作北上之計。臨別的那一天，羅斯的母親請他吃晚飯。四圍的空氣似乎特別的嚴肅，袁君帶了滿肚子的心事，不知從那裏說起。

吃了半天以後，羅斯的母親帶笑的說：「袁先生爲什麼今天不說話？是不是你的心業已到柏林去了？」袁君聽了正冷笑一聲，未作答覆之時，羅斯便插口的說：「母親不必開玩笑，我曉得寶奇（袁君的名）這時心裏難過，我也是同樣的痛苦，然而這是暫時的，希望你儘快的回來……。」一路說時，聲音已是變了。至此袁君愈加觸景生情，

幾乎掉下淚來，惟心中倒覺舒適，因為以前的疑雲盡釋，羅斯的愛情確已證明不成問題了，於是精神爲之一振，便打開了話箱，憤慨從容說道：「學問道爾東西，不是一蹴即成，應當集思廣益，多見多聞，柏林爲德國首府，文物匯萃之區，我雖去過一次，而僅爲短期的勾留，未作長期的研究，所以此次預備去一年……」說到「一年」時，眼睛釘住了羅斯，看她的反響怎樣。果然羅斯回來說：「以學校而論，明與不弱於柏林，因其明與乃文化區，而柏林乃政治中心，你學的是質科，固不必在柏林停留太久，我想半年已經夠了！」袁君聽了沾首稱善，更爲滿意。

袁君既至柏林，忽忽如有所失，心猿意馬，聽講力殊不集中，晚上回家卽作情書，聯篇累牘的寫個不休，羅斯的信札也是如雪片飛來。卿卿我我，夢寐爲勞，時間愈久，反比在明與時情緒還要緊張，正待設法罷了這一個假期，再返明與時，某天忽然接到一個從廣州來的電報謂：「父病重，速返家」，讀了之後，如有晴天霹靂，弄得一時神經錯亂，殆清醒以後，始知非決定返國不可，否則担不起「大逆不道」的罪名。回國原無所關，不過放不下的就是羅斯，當夜輾轉反側，胡思亂想的不發成寐。清晨早餐後卽辦回國手續，並寫信與羅斯，謂於歸途中來明與停留一日。

袁君翌期與下車後，卽直奔羅斯的家裏，兩三月的短期內羅斯的生活已生變調。羅斯因爲學有專長，本不安於女傭的工作，所以母女二人商量以後，乃將所有儲蓄在德國

學生會的對面租了二所房間，自己住一間，其餘一間出租，由羅斯負責管理佈置。她的母親雖仍在學生會服務，自己的工作却已辭去了。羅斯的境況既已轉佳，而時間的分配與行動的表現均較從前自由充分，所以一見面之下，悲喜交乘，由內心中發出來的熱情，使人感到一時的暫別，在愛的過程中自有無上的價值。

不過當袁君提到返國時，羅斯頓覺愁眉不展，落落寡歡；而袁君也是吞吞吐吐，神情慘淡，找不到適當辭句去解釋自己，去安慰情人，似乎又造成了一相見爭如不見，有情却是無情」的苦狀。末後袁君擬議往附近的「英國公園」散步，藉藉重遊，雖不免倍增感慨，而因中國塔奧路德威爾亭中的一棹一椅，在在使其回憶已往雙雙倩影的來蹤去跡，羅曼風味平地加濃。當說到某月某日在馬約會時所談的話，兩人更發生了一些「補充」與「修改」的爭執。這些「爭執」，不惟無害感情，亦且打破了沈悶的空氣，促成談笑風生的和諧環境，於是羅斯的音樂天才說起，一直說到如何組織家庭，賦有天地北上下古今無所不包之概。

「關於音樂」，袁君很高興的說：「羅斯你可借長在德國，懷才不遇，毫無用武之地，不過你如果到中國時，則長才易展，必定到處爭售，因為中國的音乐程度差，國外國學音樂的固少，即有十二都是學點理論皮毛，或練練嗓子的唱唱而已。一個音樂隊時如何組織，以及如何訓練，簡直無人注意，你樣樣都行，那怕沒有機會……」恰好相反

「的機會恐怕太多了！」說得興高采烈的望了羅斯笑。羅斯頷首之下，自然喜歡得不亦樂乎，不禁脫口而出的問道：「那麼我同你一路到中國去作麼？」袁君答道：「好的，當真嗎？……不過你想想我還要再回德國唸書，等我的畢業成就，兩人結婚後同去較妥，何如？」

以後談些別的事體，又旁及社會的生活與家庭的組織。袁君說：「中國人對於外國人不僅沒有歧視的態度，而且格外的客氣。中國人自己宴會，主人和客人，有時雙方對於地位的高低頗費斟酌。地位低的人請地位高的時，後者不高興時可以不理；送帖時寫了一個「代知」，你不曉得他到底來不來，三請四催。弄得晚上六點鐘的飯，如果九時以前能夠吃得成功，可算是萬幸了。而對於外國人請客則不然，地位的高低既不管，而時間的準確，亦覺驚人，所以有些外國人亂說「華人排外」，不知究何所指？」羅斯聽得津津有味的笑道：「聽說中國一家幾十個人住在一起，那麼怎樣可以過的？……」袁君急急插嘴的說：「不錯，中國原來是大家庭制度，現在的情形業已漸漸變化的成爲小家庭。卽就大家庭而言，並不算壞。記得清末有一個留學生姓梁，在英國娶了一個美國女子，來到中國與大家庭同居了三年，後來因梁君職務的關係回到美國後，替了一本書叫做「我的中國婚姻」，述說其家庭的變况，對於大家庭制度恭維得無微不至；這位太太的子女現在都長大了，然而她不幸於三年以前在瘧疾中去世；中國學生送葬的

還很多呢……」——「維持一個小家庭每月大約應需多少？」羅斯很關心的問：「說來你
不相信」，袁君不假思索的答：「中國的生活真便宜，我們這樣的人，每月兩三百塊錢
薪水實不感問題。這種數目在德國也不算低，惟則每天用不着一塊錢，魚肉雞鵝你隨
便吃。你看關心不關心？譬如一塊錢祇合馬克五十分尼，五十分尼在德國祇買到五個雞
蛋，而在中國可以買到一百個。祇這這一點，你就曉得差異的所在了。」

兩人是這樣的談，不覺夕陽西下已近黃昏。乃於附近的飯館就餐。酒酣耳熱之餘，
尚乘興賞月。四處寂然無聲。彼此可以聽到兩人緊促呼吸，與心臟的怦動。羅斯乃囁
嘆曰：「今晚爲我們最後的一晚，你回國後觀此皓月，不知猶憶及海外的相思人否？」
袁君聽了黯然悲傷，徐徐的答道：「你曉得我不得不返國的苦衷，惟無論如何，三四個
月以候定當回德，等於在柏林多留一個學期，我們又何必如此的特別傷心……只要我倆
是真正的愛。這種小波折不惟於我們無害，反而有益。」當晚兩人回家，羅斯將頭髮剪
了一束，囑咐他隨身藏在錢袋之內，以資紀念。誠可謂雙雙願作比翼鳥，對對齊成連理
枝。薄誓山盟，有如金石。

袁君由意大利乘船返國至廣州，抵家時，其父已死一星期，家人正忙於料理喪事，
一月以後喪事告一段落，而弟兄的產業分析又成問題，拖連下去又是幾月，袁君弟兄
等都是經商，算盤打得異常的精，自父親死後均願獨立門戶各自爲政，是以袁君所得的

一份，沒有人負責，袁君對於經商頗無經驗，然而處此環境之下，只得暫時接濟。徐待物色其他幹員替代，這樣一來光陰荏苒的又過一年。

這一年餘的時間內，雙方通信始而周密，繼而冷淡。彭則失去連絡，大約回國十年以後的某天，袁君收到羅斯一封信，其中有幾句話覺得奇怪，他說：「你離開我這樣久，我的精神雖天天隨着你，然而世界的事務中，却找不着你，這種苦狀總否可以繼續下去，我祈求上帝使我勇敢能多於克服空間與時間的阻力……。」袁君讀了馬上拍一電報予同學袁君，問他的生活有無變化。袁君的詳細報告，一月後始收到。略述羅斯家中近來將房子租給一個土耳其人，兩人出入必借，以功尚避免與中國人見面，今情或愈篤，行動毫無顧忌，聞擬不日結婚等語，袁君讀畢，不禁汗流夾背，疑信參半，仍去函質問，數月後仍如石沉大海，杳無回信。於是乃準備再啟程，將家學稍事料理後即由上海動身，抵明興，先至羅斯家，則房屋已易主，宅宇依舊。人事已非，徘徊低首者久之。翌同學會，遇舊同學盛君，始知羅斯已結婚兩月，母女均已同往土耳其，當晚寄宿萬國學生會，意頗心灰，百感交集。嘆人生之寡味，嗟好夢之難圓。室中佳麗何在，窗外濃蔭空自幽！

第二篇

歐美雜憶

歐戰與班與郎德馬

樹樞

我國的華僑可謂佈滿了天下，而分佈的情形，在省籍與數量上各有不同。在南洋與美洲的華僑都有悠久的歷史，前者多為閩人，而後者大係粵籍。在南洋的華僑，地位最闊，由黃包車夫以至中產的商人與大資本家，各層階級都有，其社會與經濟地位介於西人與土人之間。而在美洲的，尤其是合衆國的，雖不能與南洋相頡頏，而因人數頗少，有固定的職業，生活尚稱裕，所謂固定的職業，除少數的與外大都限於洗衣與飯館兩者，為起來，彷彿不大顯耳，其實在梅爾民主的美國，在原則上並未因勞動的差別，而發生了深劇的貴賤觀感。不錯，因華僑操此業的太多，所以店內往美的留學生與政界的官員等，一般美人每易為錯，衣服穿得漂亮一點的，看作為飯館的老闆，稍為差一點的以為是堂倌，或洗衣的人。如某要人的兒子，某天在街上走過，忽然對面來了個和顏悅色的美國人向他打招呼，當停步彼此握手的時候，那個美國人乃隨便的問道：「查理（Charlie）你近來生意好嗎？」這位中國朋友對此一面不相識的問道一套話，當然莫明其

傷，於是同鄉說：「甚麼生意？」那美人更含笑的說：「不要慌，你的飯館生意呀！」言畢走了。我亦有這種經驗，幾年以前住在紐約，有一天天氣非常的熱，我在店裏買東西，店員一路揀東西，一路攀談。他說你這麼一天的辛苦，是否也有假期，我當時聽了不懂，祇好勉強敷衍幾句。出店以後，不幾步即看見一中國的洗衣店，始恍然大悟，了解他意識所在，這些現象，雖甚普通，然而不要精神過敏的誤會爲一種侮辱，恰好相反，他們用意倒是好的。

在歐洲的華僑，情形完全兩樣，山東人也有，天津人也有，不過佔極少數，最多的仍是浙江青田人。山東人多出於馬戲場，天津人在中國人集居的地方，開一兩家飯館。至於青田人則全爲小販。小販在國內，本算不了甚麼壞的職業，而在歐洲各國則不然，法律上根本禁止小販。間有一二例外時，乃因政府用此救濟失業，發給特別的證書，其地位等於乞丐，在此種情形之下，青田人在歐洲的困苦掙扎，可想而知了。

現在先談馬戲班，據說四十年前有些堅忍耐勞的山東朋友，因生活的壓迫，從西伯利亞沿鐵路步行經過帝俄時候的莫斯科，由此更分佈其他歐洲各國。一路千辛萬苦，生活無着，僅賴出賣點零星小品，或舞些拳棒花槍作糊口之計。外國人好奇，以爲零星小品，祇要中國貨，多願意出錢購買，而拳棒花槍尤足以吸引一段觀衆，生意更覺不惡，於是以後馬戲班因之出現。馬戲班中最奇特至今仍予歐洲人以極深刻的印象的，乃是

中國男人的辮子與女人的小脚。辮子玩法，乃先用兩根巨繩，懸於天空的鐵架，繩之兩端橫一圓棒，將辮子緊緊棒上後，將人用力一推，人隨其前後擺動，如打鞦韆一樣。有時或將辮子放在圓棒上，另外一人把辮子向下一扯，將主繩之往上，往上一鬆，辮子則向下，如此一上一下之間，大顯其身手。當時一般人對辮子已經是奇怪，而發現辮子的作用是如此，更覺得奇怪。此外小脚在西人的眼中看來，其意義與辮子又不同，辮子的生長是天然的，至少沒有痛苦，而小脚乃人為的，實在含有殘忍的意味。所以許多歐洲人，對於我國的文化尚未了解以前，看了這一套先入為主的表現，當然易生誤解。不錯，我們有些人也從外國社會中找些類似的破綻來作辯護，如西人的假髮與女子的束腰等一類的事。惟姑不論以上的性質是否相同，實則爭得面紅耳赤，仍無法以掩蓋本身的弱點，也非自我檢討之道。話不說開了，小脚是如何的表演呢，最重要的如踩軟繯，以及小脚的姑娘臥了將兩脚朝天，脚上載很大的重量，或人上加人的玩各種的姿態，還在歐戰未發生以前，歐洲的馬戲團中仍頗流行，不過男子的辮子已經是去掉了。

由玩馬戲以至於自樹規模，出現於舞臺者，並非無人。其分野處要在於是否自行接受新知識，採取主動，迎合歐美之心理，而至於不惟對國家無損而且為民族增光。在這一點上說，聖算山東的郎德山為最成功，伊妻一奧女為妻，生兩女一子，兩女均受適當之西方教育，風度頗佳，曾勤父理業，在各地獻技，轟動一時。當時英澳人士有譽為郎

氏「文化大使」者，而郎氏亦當以此自豪。其出風頭的抽城，以美國與澳洲為最，僅於歐洲因戲院中不肯出重價，郎氏登臺者會少，所以聲明比較差一點。

郎氏小時謝家受過何種教育，最格言之，中國字認不得幾個。據其本人云，其往俄國乃出於一時的衝動，且時旅行若少固未知有護照的需要。當車停某車站時，關卡要驗護照，彼方極大倍，旅行中有如此的麻煩，於是情急智生，將包茶葉的厚紙拉出，紙上有一張印了二龍戲珠的大商標，顏色鮮明，還有一些中國字。彼乃用剪刀好好的剪下貼於紙上，以充護照之用。當其赴俄的既少，而過關的人又未曾看見過中國護照，於是毫無疑問的蓋了一個「准予入口」的章記。既已入口，則以後出口到俄國的手續更不成問題了，絕無因之發生。

郎氏最初是在街上玩點小把戲，以後是逐漸全歇，書本的學問雖沒有，而見聞日廣，常識日增，以後對於律法文固能流行的說，而英文除說之外尚能看報。其承襲的風因，在於隨時注意，當於創造與改善的精神，終至能組成一個戲團，往英美澳等各埠，作大規模的表演。至一九三四年時，年已六十餘，攜有家產數十萬至百萬美金，以郎氏如此的名聲，而又揮扎於歐美競爭激烈的社會，有此成績，亦可謂難能可貴了。

一九三四年為郎氏戲團歐技的最後一次，乃在英國芝加哥的某戲院，時年雖已六十餘，而精神極旺，進望之猶若三十歲的青年，猶憶其後慶與之談話時，他正在化妝。詢

以戲劇團如何的組織，他帶笑的回答說：「組織，組織就是我郎德山，我自編自己做。主要的是我郎家軍，其他的不過是配像而已。」由繼續談話中，他很以為他對於國家的貢獻，既不是普通一般中國藝術團體所可及其頂背，而領事外交官的工作，亦覺其虛靡莫及，他指了報上對他宣傳說：「你看，那一個中國人能在外國享如此的盛名，郎德山的名字那個不曉。我在澳洲時的人都稱我為文化大使，我這一生實是對得起國家！」言時頗有自負的氣概。

今郎氏的退休，恰好已十年，以鏡的行踪，時而歐美，時而上海至不一定。在奧國的林芝城，他有一所別墅極為精緻，他可以在那裏製業，前已言之，因為他的太太是一個奧國人，一九三七年他們搬到那裏過清雅的生活。閒時與人打打紙牌，然日久亦漸漸無聊，常駕一輛福特汽車來往於維也納與林芝之間，找中國人扯談。有人問何以不再來組織一套。他不勝感慨的說：「我現在已經老了，孩子已經散了組織不想來，他已一老了一，鼓不起勇氣，雖是一個原因，乃他的「郎家軍」業已不成軍了。他的太太業已在香港與一個著名的醫生結婚，是時已有小孩，二女在林芝，然而也是輩倫回上海與某某結婚。附員大騎業已勞燕分飛，各自東西了。」

二、維也納的

生活

何曼德

大約是一九三七年六月我在北京參加拉當時唯一個公園內遊戲，那時剛我十歲，正

在瀟灑入趣的時候，忽然聽見乘涼的周先生和姚先生叫我，告訴我一個消息，說父親調駐京維也納任事，在土京住了三年的我，聞到這個消息，不禁喜歡得跳躍起來。

我很匆促的準備起程，似乎離開得越早越好，在短短的一週之內，我們已經坐上烏安士拉及伊斯坦堡間的快車，到了歷史悠久而歐風濃厚的伊斯坦堡。在旅館中爲耽擱幾天，便搭上了巴爾幹快車，向目的地前進了。這一次旅行完全在火車上，火車驛遠不如輪船舒適，却也減少了海洋上渺茫的感覺。同時可以隨意瀏覽沿途的景緻，這一點在歐洲尤爲重要，因爲一日的行程中，往往越過數國的國界，假若不趁此下車，領略各國迥然相異的風光，豈不可惜？所以此行的結果，至少是巴爾幹各國首都的大概，給了我一相當的印象，保京索非亞是一個異常幽靜而不甚潔淨的歐式都市，兩斯拉夫首都貝爾格達達比較進步，而匈京布達佩斯卻是第一流的勝地，風景幽美，街道整齊，建築壯麗，不愧爲東歐之巴黎。自此以往，不過一夜即抵維京，由土運站恰行一週。

維也納市區很大，全市分爲二十二區（Districts），每區之廣、略等於我國一二等縣城，其中以第一區爲最繁榮，有一條馬路環繞着牠，此即維城最出名的繞圈路（Ring Street）繞圈路非常特別，中間有很闊的汽車及電車道，左右是人行道，但是人行道之側又有二汽車道，對邊又是人行道，路面非常寬闊。人行道上樹木參差，宜於散步。市區附近幾處爲高山叢林，名勝古蹟，增人留戀。

我們初到維城，住在一個賓館裏，牠是一種供長期住宿的旅館，伏其也比較正式的旅館便宜，我們寢寓所的窗口可以望到城內最繁榮的區域，秀美的聖斯蒂彼禮堂屹立其間，周圍都是商店，雖然沒有紐約的繁華，却也有相當規模。每隔幾條街，總有幾個在歷史上或文化藝術上著名的建築，形成一種古雅的风味。維城之足以自豪，以及所以感稱為歐洲名城之一者其原因或亦在此。

生活比較安定以後，我們便移寓公寓中，這是歐美都市內的普通住宅。建築往往有五六層高，其中可能有幾十家住戶。每一家的用具伙食各自照料，房東僅供給一個守門的傳達與自動的升降機。我們的住宅在第三區，遠無第一區的喧雜。市民公園及溜冰場，球場都在近咫尺。中國公使館也在溜冰場對面的貝多芬廣場。市民公園是在維城著名公園之一，除了綠樹鮮花外，還有一個小潭，潭裏有鴨鵝，附近有許多鴿子，黃昏時候總有許多人拋麵包花生給這些禽鳥。牠們也因為常常與人接近，毫無畏縮之態。花園裏還有一很大的兒童遊戲場，除了常見的鞦韆、滑板外，還有沙潭。

我初到維也納時，一句德語也不會講，幸父親替我請了一位女教師，上午教我讀課本，下午帶我到各處散步，以直接的方法指物授名。有一次她帶我上公園裏散步，剛巧遇到她的男友，就把我放在一邊，走開去了。那時在公園裏遊嬉的小孩很多，其中有一個不斷地捉弄我，故意向我挑戰。於是我就和他扭打起來。惡戰一場，不分勝負。等男女

教師聞聲趕來，那個小孩的眼眶已經被我打得青紫，我的嘴角也紅腫了一塊。回到家裏，父親看到我紅腫的嘴肉，就傳備女教師沒有好好照顧我，同時大罵我的懦弱，我被火欺侮而無力還擊，逼我到公園去找他再決一次大戰。但我到公園的時候，那小孩已經走了，祇得走回來向父親嚼噓的說，我也曾手對方以重擊的，他聽了總哼了一聲不再說什麼了。

寫到這裏，不禁回憶到七歲的時候，從上海赴土耳其的途中，和一個同年的義大利小孩，在那船的甲板上角力的情形。我屢次被他摔倒，簡直沒有勇氣再應戰了，有一次父親也在甲板上閒眺，那小孩又回來挑戰，我畏縮地不敢走前去。父親問我為什麼怕他，我說他氣力大，父親就把我拉在身邊，輕輕地向我說：『要受人欺侮，一定要有自衛的力量。失敗並不是『怯弱』的事，但是失敗以後不想振作纔是真正可恥的事。』他又告訴我一些角力的訣竅，鼓勵我再去挑戰。結果居然把那個義大利小孩按倒在地去，那小孩向來以為自己是個勝利者，這次不意偶然大意被我按倒的，我一手鬆手，他又翻身起來，向我攻擊，但是終於又被我摔倒了。從這次以後，他始承認我比他強，不但不敢再和我角力，並且我們已是打成很好的朋友。

那年秋季我進了一個小學。奧國的學制與德國相似，小學四年中學八年。那時我初進外國學校，非常害羞懼怕，其他同學當然更以詫異的好奇心注意着他們的東方同學。有時故意捉弄我，也只好在苦悶中忍受，但是相處得久了，大家便忘記了國別的隔閡。

與國小學的課程，與我國相似，但是我們學校內，還讀英文與拉丁文，在中學則加修希臘文。

奧國人是極熱心於宗教的，學校里都有宗教課。人民多數是舊教徒，但是也有不少的新教徒及猶太人。我們平日的體育，在附近的室內體育場操練。小學生都是走讀的，我們上午八時上課，隨身攜帶一點點心，預備在十一時充饑，下午一時即放學。

課餘運動機會很多，平常假日除了去公園玩耍外，冬天還到附近的溜冰場溜冰，場上設備有冷氣管，在溫度尚未達到零度時也可以使用，到了朔風凜冽的十二月，場上更是非常擁擠，場內有音樂配合，增加遊人的興福，奧國人對於雪上遊戲，非常喜歡，一則因為冬天雪多，二則附近羣山矗立，地形宜於滑雪，所以維城的賽馬林（Eislaufbahn）與瑞士的冬季遊息地齊名。夏天的運動更是豐富，城內有一個很美麗的游泳池，名為蒂那池（Tina Pool），全部以大理石築成。一共有三個池，一個較淺，專供遊戲之用，有時還能製造假波浪，在遙隔海岸的維城，也能享受海岸游泳之趣。還有人造雨，在游泳時成到雨滴，也別有意味。還有另外一個池較深，專供跳水之用。此外還有淋浴及室內運動場以及茶館，游泳池全年開放，冬天內部有暖氣禦寒，夏天我們有時坐汽車到城郊的巴東（Baden）游泳，該地有一溫泉，附近有松林，風景極其宜人。

不論溽暑嚴寒，維城的人嗜好旅行。這當然由於城郊的景色幽美，同時也因為日

耳曼民族寓運動於娛樂的天性。我記得我參加的童子軍，在十二月舉行遠足，在雪片紛飛的早晨，每人都穿上好幾件羊毛以及短外套，背囊（有「積背囊」(Backsack)專供遠足旅行之用）裏面裝着一些麵包，香腸，乳酪等食品。我們一行十個人從城內坐電車到車站，下車以後便從公路插入小徑，領隊帶了一輛地閘，完全靠道輻地圖率領我們到目的地。某高山的小茶館，我們在雪高蹶徑的小路上，一步一步的前進，濕氣透入每个人的皮靴，兩腳凍得發痛。雖然當時並沒有樂趣，但是沒有人發怨，在談笑中不斷的前進。走了四小時，才達到山頂。這時候每人買一杯熱牛奶，由囊取出自己的食物，狼吞虎嚥的吃掉了，然後坐着閒談。俯瞰雜城。到了下午大家整理背囊，興盡而歸，這樣的旅行不但是童子軍如此，無數青年、中年、老年人也同樣喜慶。冬天還有一些擅長獵獸的到郊外去打鹿，打兔子。這些野獸只准在冬季打，因為春夏秋三季是他們繁殖的時候。

我們家裏吃飯的菜是奧國女工做的。維也納菜是馳名的，比起清淡而無味的普魯士菜要來得豐富有味，雖然中國人吃起來，都視之爲寡味的外國菜，而當地居民却以此自豪。

維也納人民生活，在過去尤其是中年的人，不但不講現實，而且不願意接受現實。我們與一位哈不斯堡（Habsburg）王室貴族相識，她家裏雖然還是極華麗的裝飾着，她的起居飲食却與常人無異。有時甚至於感到金錢匱乏的威脅。我們屢次與她相見的時候

，她不談一切政治社會，對一般太太們好談的衣料家學也無多興趣，談話中心，卻是過去哈不列堡王朝光榮的歷史與今日的慘亡，是他片刻不能忘記的，我們只能給以同情。

維也納人喜歡回想往昔，而對人非常和藹誠懇，很容易接近。往往坐在公園里，便可以交一個朋友。我們在維也納的好朋友是兩位年長姊妹，叫做不勒斯堡及波保太太，他們在城郊有房子。當我們要離開維也納的前一月，波保太太請我到她家裏住了三個星期。每日與我談話，除了盡量介紹德國著名的作家，並且教我欣賞他們的作品外，還開她淵博的學識，（她是維也納大學的博士）引起我對科學的興趣。她還使我每天作復習的知識，將附近的街道繪成地圖，如是三星期不但很快樂的度過了，而且得到許多新鮮的知識與興趣。當我每次回德維也納時，這幾星期的生活，總總代表維也納人和藹誠懇。

一九三八年四月德奧合併，一般的居民緊張了兩週，但是反抗的勢力不很強大。當初德軍源源入境時，以機器軍隊為先鋒。有一天我上學的時候，遇到這樣的一位兵士，他期普魯士培訓很客氣的向我問路，我答了他以後，心中不知道這些軍隊是征服了奧國，還是變人別者復會？最有趣味的是合併前夕，納粹派與反合併的奧首相多斯尼（Seydewitz）被在街上相對吶喊咒罵，但是合併後，多斯尼相被迫辭職，當夜擁護他的，也跟着威中希特勒萬歲！這種怪狀可以象徵一般人民對政治的漠不關心。維也納景色依然，不過市場上的錢幣改變了，機關上的國旗換了，而猶太人逐漸感到納粹黨的壓抑。我

們以戰雲瀰漫，漸漸感覺離別的到臨了。我們的的生活也有了微變，公使館無形中取消江，父親的事務也更忙了。

翌年，開始實行食物定量分配，我們因受虐待雖未感到任何營養不足，但是市場上的脂肪食品驟減，牛奶都是提出了脂肪的「瘦奶」，街市每日看見軍隊，所有學校已納粹化。父親替我請了一位老女士教我。由我每日到魏家去，路上時常看見拿槍及泥土爛布做那吉爾的像，總路約「希特勒青年」或「隊」一定向他擲幾塊石頭。可變的維也納至少在裏面已變成納粹的城市，以及「東普魯省」(Ostpreußen)的省會！

一九三九年九月，大家所期待的戰爭爆發。人民除紛紛談論勝負外，也無特別反對或贊成的表示，我們的許多朋友都恐懼着應徵的號令。但在一九三九年的戰爭並無別動變化。我們過了聖誕節新年以後，整箱行李到了中立的意大利，乘船赴美。維也納值得依戀的地方，在納粹羈絆及戰雲的籠罩下，已經隱遁了。我相信將來奧民獲得自由以後也難也精還是如往昔的可愛。

二、閒話留學生

旅居歐美的中國學生，固可算華僑一部份，惟因多年來積習所致，自成一派，不喜與「唐人街」或「東倫敦」之中國人相提並論，但在外國人的心目中，學生與華僑，

同爲中國人，其代表我國的文化與特種則一。

中國青年學子，自「留辦留學」以來，已經有近百年的歷史。留學生的開山老祖，爲已故駐美大使館顧問容闈的父親容闈。容闈，係奧門人字純甫，肄業香港磨理漢學校。Marjorie School 後，隨美人布朗（Mrs. Brown）赴美入曼深公學（Manly School）。八七二年中國派第一批學生去，他於耶魯大學返國，學中國文字，曾國藩極倚重之。八七二年中國派第一批學生去，他入赴美。即容闈主張，以後伍廷芳、唐紹儀、嚴復等或均曾美使則留英。接踵而來。他們大多帶着辮子，穿着長袍，大模大樣的出國。容闈更帶去一個「辮子」，隨從。他一切。外國人見他們，咸表詫異。有一次帶着大辮的伍廷芳一個人坐在美國的火車裏，旁邊坐兩位美國中年婦女，對他不斷的打量。經過相當長久的爭論，中婦按不住到問伍廷芳曰：「我們二人爲你爭論了好久，始終不能斷定你到底是一個女子，還是一個男子。」伍氏從容的答道：「我是一個女子的男子。」（Fighting Man）

在外國旅行原爲一種娛樂，並不是如我們所想像的「在家千日好，出外一時難」。而因風土人情迥異，沒有經驗的人初出國門，當然發生一些不需要的麻煩，小而言之就是點菜也成問題。原來吃飯，以爲祇要有錢何愁飯不到口，有錢留學亦有錢買飯。然而初出國的學生，一上輪船，就有認識事實的機會。菜單上的名字，一下有數行點很多是法文名字，任顧客隨意選擇。有一位中國學生坐着法國船到英國去，到了飯廳中一看

菜單，就心滿意足，手足不知所措，不知道點甚麼菜。於是情急智生，以為照菜單的次序點，總不會錯的，而結果侍者拿來的都是各種不同樣的湯，因為點多了不好再點，祇得帶了一肚皮的水馬馬虎虎離席。

留學生喫外國菜久了，免不了想念家鄉的口味。於是到了外國後，頭一件事情，就決心找中國飯館。美國現今最流行的中國「雜碎」(Chow Chow)外人無不知曉，關係邇清李鴻章至美時之發明。雜碎的味道雖不高明，而久饒之下嚼之亦不太壞。最妙者飯館的老板一經熟識後，可以要求他做幾樣廣東菜。倘能說得幾句廣東話則價廉而又特美，於是該英館遂成了中國學生聚餐的大本營。

「民以食為天」，吃飯的問題得到了解決，這是何等可欣慰的事。不過利之所在，弊亦隨之。其中最大的弊病，就是容易使留學生整天混在一起。除了上課的時聞間外國人一塊兒聽課以外，館道沒有其他接觸的機會。下課鈴一搖，就直奔中國飯館。於是中國飯館不惟成了「民生問題」解決中心，亦且變為共同娛樂與討論問題的場所。結果有人議論很多學生留幾年學回來，英文沒有進步，倒學會一口漂亮的廣東話。道雖不免習之過火，然而這種習慣之有礙學業，可想而知。

學外國話雖有若干困難。外國的方言繁多，頗費臆別。即以英語而論，有美國的英語和英國的英語，前者之中復有若干類別，如新英格蘭與喬治亞的土音即有差異，所以

中國學生一到這頭就發生聽講的困難。加以中國缺乏文法和歐文的相差太多，倘一不慎，易鬧笑話。有一次一位中國學生去請他，教授到他家裏吃飯。美教授推辭再三，以示客氣。該學生卻堅決請求稱：「教授先生！我今天特別買了一只雞，我殺了自己」他的意思原是「我自己殺的」而因為忘了一個實詞，形成了一「我殺了自己」的誤會。當然，太多留學生在出國以前，文字已有相當的根底，而出國以後又能學好了回來。其中天賦較高等款與外國人往來的，不但學會了上等的禮節，亦且學會了市井的俗話。有些故意買弄聽的，滿口俚語破其恭國人尤甚。此類成就，雖不足以爲訓，而較講滿口廣東話的成就，倒非較高一籌。

留學海外時，中國朋友甚固需要，而遠涉重洋的目的，尙須學習當地的風土人情。然而這不是在飯館中或講堂上可以得到的，必須打進外國人的社會與家庭中方可。此外中國學生，一到外國無形中就變成了代表中國的人物。所以舉止動靜，都將反映到外國人對中國的觀感。若能與適作適當的交接，可由談話娛樂之中使其對中國作深層的認識。然而事實上，留學生與死搭的太多，活躍的太少，且有以爲與外人交接爲浪費時間者，這種錯誤的觀念應當糾正。又留學生參加交誼團體，如書會或口部甚中國學生的團體如掃對國際社團團體協助扶節社等發生興趣者亦不多，於此外人每有一種印象爲我留學生喜自築「長城」與外界不相聞問，因之輿論謂「方民族宜」故步自封」之怪

辦。

交接外人，應酬得所以交接之道。最怕的是年輕學生，身蓋歐美之後，環境空氣爲之一變，每以強有的心理，應付與揣測新見的事件。譬之在茶會，晚宴或舞會中，男女挽手同行，爲極平常的事。而學生中往往有受寵若驚，作爾自縛者，結果不免庸人自擾，大討沒趣，甚至有因此患神經病者，可不戒哉。

外國人生性好奇，喜歡詢問和討論各種問題，我國學生必須有耐心的對答，不要煩燥。在討論問題時，亦須實事求是，不必過於誇張。某教育家，在赴美考察期間，對美國某團體講中國問題，該教育家曾稱：「中國此次取後，將要求列強裁軍，俾中國不致再受帝國主義的侵略」。其大言不慚，與實際無補，反與邦交有害。還有一點要注意的，是惡習慣的應當剷除。如隨地吐痰，這是人人皆知而應避免的。又所用的手帕要天天洗滌，不應使之變成灰黑污穢。此外當人面前挖鼻孔，最是討厭而不禮貌的事體，其餘在人前談笑開論，喝湯吃菜時的唧唧作聲，以及飯後打飽等，均所深忌，宜痛改之。

四、美國的學校生活

何曼德

一九四〇年五月從維也納坐火車到意大利的佛特里亞斯過阿爾卑斯山時，兩旁巖壁千巒，山峯載雪，而山腰山麓松柏叢生，至爲悅目。是日天寒氣冷涼爽異常，午夜始抵特

城，當繫於北海邊旅館，準備在此候輪赴美，因當時意大利尚守中立，是以船舶航行自由無阻。

時墨亞斯在第一次大戰以前，為奧匈帝國的屬地，但是找不到奧匈帝國統治下所留的遺跡。除感到該城是一個通商口岸外，其餘一無特點，船期到了的時候，我們便上了船，無聲無息的歐陸隔別。

所乘的是意大利郵船沙託尼亞，(Santonia)排水量大概為三萬五千多噸，已算是巨型的了。旅客多半是返國的美僑，還有一些意大利人但是人數不多頗為寂寞，我記得有一位本服襤褸的老婦人，她也坐頭等艙，並且很喜歡坐在客廳里，頗受人的注視。到了第六站——希臘的巴德拉斯(Bathras)便下船了。

雖然是在戰時，但是船上的趣味並未因之稍減，唯一的戰時表現。是船兩旁都畫了巨大的意國國旗，用以告知潛艇。並且每日無線電臺都印出新聞紙，而當時的消息，往往是極平淡的轟炸及偵察運動。當船在地中海航行時，隔了幾天就到一個新埠。經過巴德拉斯(Bathras)，而到意港那不勒斯。那不勒斯以維蘇維斯(Vesuvius)大山而著名，船在該地停泊了一天，我們也登陸遊覽，不論在城內那一角落，都可見到火山的烟霧，如同洋傘般的籠罩着山口。有時比較明顯，有時模糊一點，此後經几諾拉，到直布魯陀。沿途天氣明朗，海水與長空共色，直布魯陀是一個由巖石成的堡壘，海峽兩岸頗

望，英艦停泊甚多，聽說附近的森林里有許多猴子，是歐洲大陸上獨有之種。船至此，風平浪靜，臨窗遠眺正爲雄壯。海中時有海豚躍出，海豚是一種大約一米長的哺乳動物，與鯨魚一類，常到海面呼吸，一出一夜，煞是奇景。

自直布羅陀而西，經葡京里斯本及高朋亞索摩島（Lisboa）葡京築在山坡上，頗與重慶相似。但是滿城都種着一種異常綠色的樹木，這種綠色比較多含一點黃色，僅在地中海沿岸可見。

到了大西洋，天氣沒有那麼明朗和煦的陽光已被寒風所取代。我在船上的游戲却未被我時惠的船量症所阻礙。每日七時起床，在甲板上與兩位比我年齡小的頑。因爲多雨的關係，在客廳里看書寫字的時間很多。晚上時常映電影，這樣的渡過了五天才到目的地紐約。

一個細雨濛濛霧未散的早晨，船慢慢的駛入紐約港，著名的自由神及馬哈登（Statue of Liberty）高建築都被遮蔽着，但是這些景緻，我們是已經看過的，並沒有因而掃興。當時的紐約港已顯然築上了戰時的風味，戰前我來的時候可來往的巨輪異常的多，達到滿港的時候還有音樂隊大奏久別重燃的樂歌。此次卻是常懷涼意，尤以我船船塢的左側。停泊着世界最大的輪船「瑪麗皇后號」。雖然沒有砲火的傷痕，而鮮美的紅黑色已換滿冰的灰色，顯得異常悲慘。

但是紐約本城卻毫無變化，我們初到的時候，便住在維多利亞旅館，他在市區的中心，附近都是高樓大廈，有八十層及一百層的房子，就是旅館的本身，也有好幾十層，但最一般人誤會全市是如此，其實只有馬哈敦的南尖如此。至於面積廣大的布克能 (Booklyn) 純斯 (Queens) 布朗克斯 (Bronx) 李子訂 (Rochester) 都是屬於市區的居住地帶或牛奶的製造廠。紐約是由上面所說的五區合成的。而後內區都要比人口稠密含有百老匯，華爾街，(Wall Street) 中央公園與一切紐約市的重要機關所在地的馬哈敦要大，並且內區中只有布克能擁有較大的重要性，其他三區可說是鄉下了。旅館里的生活，也過了幾個禮拜。因為找房子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紐約的房租非常昂貴，而房子往往很窄狹。普通中等以下家庭都租一間有傢具的房間，而經濟狀況如果不允許的話，夫婦二人都在外工作。此時若有兒女，他們所受的家庭教育必定較少，小孩容易染上一些卑鄙的習慣，這可說是來自很難作一個守法公民的一個原因。

我們終而在布克倫的有望公園 (Prospect Park) 附近找到了適當的房子，我便入了小學。美國的學制與我國的舊制相似，小學八年，中學四年。我那時一齡十三歲，便在附近的「第八市立學校」(Public School 8) 插入八年上級。前一次來美時也是就學此校。所以許多同學還相識。

第八市立學校是男女同校的小學校。一共有十六班，五百多學生，同學中的父母尚

來歸化的異國人民爲多，尤以西義二國以佔最大百分數。彼等因本國生活艱難，移遷新北大陸担任較勤苦的工作，而暇時以酒肉爲樂，故兒女在校鮮能品學兼優。與彼等相處終日鄙語不絕於耳，難免不起厭惡之心。所以「高等」的祖先，由英、德、法、西歐及歐移民的兒女，對彼等亦頗蔑視。此外還有膚色漆黑，捲頭厚唇的黑人，彼等亦鮮受，師長稱譽。北歐西歐的孩子們固常爲同學中之傑出，亦每爲師長所喜愛。而猶太子弟在學業上，雖常能與其並駕齊驅，惟行動上顯得太「猶太」的，也會招人斜視。至於中國人爲數太少，除我以外，還有幾位廣東人，可惜他們英語不好，然而因擅長國畫，亦非庸才。所以這個小學，可說是小型的民族熔爐。放學頑耍的時候，時常能夠聽見西班牙語，如果勤快追詢的話，間或可以聽到德文瑞文挪文。但是整個的趨勢都是忘記祖國文字，採用美國的，這樣的學校無疑地變成使異國移民的小孩受同化的地方。

一般美國學校在課程繁雜點數多少方面，其標準遠非歐洲或我國之比，這是我們中國的學生看美國出版的教科書可以知道的。這種弊病固能因其注重實驗以及優越的設備而彌補，但是許多學校僅重視外表的華麗以及建繕物之宏偉，教職員竟有因待遇不足而不能課者。如一九三三年芝加哥舉行「百年進步」的博覽會時，該城教員因久無薪俸大行示威等，鄉間的學校，亦有因經費的缺乏，以致設備簡陋，教員待遇菲薄者。

我們的學校，每日上課五小時，（上午九時至十二時下午一時至三時）但是星期六

星期日二日休假，閒暇甚多。我每天早晨七時起床，自己拿塊麵包及牛奶充當早點後，走到附近的地下電車站，沿梯而下，將五分錢幣投入一機關內，十字門即自動開放，讓人進入。在站土候車最多數分鐘，上午因進城辦公的人頗多，也有擁擠的痛苦，但是絕無戰時重慶公共汽車之甚，所以大半時間有座位可坐。紐約的地下電車交通非常發達，交綫繁多，要從始站坐到末站，往往需數點鐘之久，而他的速度至少要比我們的公共汽車快三四倍。車子長度容量與通帶火車無異，而管制的人最多三四個，一切的門都是自動開關的，在進行的時候，無法攔開，因此售票員，以及看門員，可以完全不需。

我學校並不近，可是坐了二站便到。下了車再上梯，便是街上。步行五分鐘，即到學校。到了八點三刻，始列隊按班魚貫而入。學校是三層的建築，有容納全校師生的學堂，各班有一教室以及室內操場（下雨時早晨在此集合），衛生室、辦公室、校長室等。三年級的課程，以數學英文為主。英文課中除了閱讀作文外，還有「拼音」Spelling專門學生字及其拼法。每年級還有習字。啟學在八年級還是以算術為主，到後來教了一點鐘單方程式一同學便因此而大感頭痛。八年級相當於我國的初二，應該學化學了，但據美國八年級的學生就是對「化學」這個名詞，也不過是渺茫的知道而已。那麼在科學方面學些什麼東西呢？八年級的科學課程便是「科學常識」。教科書內容雖豐富，且借教得敷衍，少有所得。史地方面比較認真，當然對於美國的史地特別注重，（歷史只

有英國的。此外還同我們中國學校一樣有公民，不過關於空洞的道德倫理觀念殊少論及涉及政府的機構組織等實際的事實，頗能令人滿意。

而學校是公學，一切設施基於此二字之上，我國的縣立，市立，省立，學校，也可算「公學」，但決得不到如美國的澈底。不但免收一切費用，並且一個學童可以雙手空掌上學，下午可以帶了紙筆書籍回家。就是繪畫的顏料及橡皮，寫字的墨水皆由公家供給。當我想到紐約的好幾百個公共學校的時候，難怪紐約市的浩大開支中以教育一項為最多。

學生的程度不高，這並不是「第八市立學校」的特徵，就是與我家相近的「市立第九學校」的學生的程度也沒有什麼軒輊。雖然說小學教育注重社會教育，使學童認識美國的伟大，以及與各親民族共同生活的方法，但是就是中學，也並沒有補救小學裏忽略科學的弊病。因此許多美國人，雖然在中學「畢業」，不但對於外國常識非常淺薄，就是對於本國文字的認識，弄不清楚的也不在少數。這種驚人的事實確能激發，尤其看到紐約的文化機關林立，不但博物院水族館極其著名，而且圖書館之多，借書之方便，更令人驚嘆不置。照理說如果學校所教的科目未有心得時，以後充實自己的知識，從事自修的工作，並非繁雜之事。但是一般學生對於知識的探求，並無多大興趣。他們雖然對於科學上的新發明，如對奇異的武器，發生濃厚的興趣，但是這源於好奇心或是爲了

充實談天資料。

美國社會裏分散注意力的事情不堪枚數，消耗心血的資料也多了。成人或終日以某電影明星的活動爲談論的中心，而平常慾望中要從事娛樂更是無窮。年青的人所想的，以及所想做的事更多了。依我個人的觀察平日妨礙功課有幾件特別的事情。第一，是書攤子上無數的「諧謔雜誌」(Comic Magazines) 號稱談諧而用意並不在此。這種雜誌充滿着探險冒險以及偵探的故事。而其誘人的方法是牠的畫彩畫，使英文程度不好的也能一目了然。此種雜誌按期出版，其中的故事雖然月月不同，而所載的英雄人物卻是如故。Dick Tracy 是著名的偵探家，Superman 是有超人體力的君子，還有 Lone Ranger 等人物，普通的小孩都知道，連他們的容貌服裝也著名了。好學生亦被此種雜誌佔領了許多時間，比較頑皮的簡直被牠佔領了整個上課讀書的時候，使穩健的老師們終日譴這些「污穢文學」(Trash Literature)。但是譴責是無效的，因爲生意經的商人更不辦的創設這種「文學」。這在出版自由的英國無法禁止的。還有另外一件事，我們國內頗嫌體育類運動之不普及，但是在美國——尤其紐約却嫌他太普及了。商人利用此點，在各都市組織球隊，以互利收納全國傑出的球員。以壘球隊而論，著名的球隊有五組，一爲「美國聯盟」(American League) 一爲「國家聯盟」(National League) 以紐約，芝加哥，波士頓，以及東北各大都市都有球隊，個個參加一組互相關賽，爲期數月。到秋涼的時候

候，又舉行「世界競賽」(World Series)，以爭奪「世界第一」的錦標。這一組「兩軍」的球賽是千萬以上的人民 (Baseball fans) 所關切的事，球賽不止在一個都市舉行，一個球隊往往必須在一週之內，經過數州之地，此外報紙上及廣播方面，無不對有田的球賽，有極詳細的敘述。賽球時，有人廣播甚為生動，聽衆聞之，一如親臨球場。這種的壘球賽，(冬天有「足球」) 在好的方面，能夠提倡運動的普及。美國的青年，不俱上觀衆的時候打壘球，只要到了天氣暖和明朗的時候便打起來。不但不限於球場內，並且在街上打。(街上打壘球用的是掃把棒子，及橡皮球。名曰 Softball) 雖然嚴禁，但是無效。所以壘球之普及，非任何國可比。而在美國國內亦非其他球類可比。因此在重慶的美國兵，一談打壘球，便一呼百應，還屢敗南甯中大隊「老練」的球隊。在總方面說，一般不但以此為賭，並且許多有病的青年，終日思慮打球的技術如何進步，以作一個壘球隊員，為終身的志向。因為著名的隊員，不但全國聞名，人恐怕要比許多議員及內閣官員著名。並且生活極其舒適，薪水比總統的還要多，冬季還可以休息。這種觀念能直接影響學業。還有許多大學，亦為求本校球隊獲得榮譽起見，(足球賽以大學為主，美國足球非常有趣，表面上無異乎打架，但是規則極嚴，而所須運用策略較更非他種球類所能及)。以獎金引誘球員，學業的良窳沉疴次要，似有獎勵學生拋棄學業之弊。

午飯的時候，多數同學都返家。我因離家過遠，所以在附近的小飯店就餐。學校里饑苦貧苦的学生辦午飯，這些貧苦的学生，多數是南歐或者來自美屬波多里加的黑人（講西班牙語）。

下午的功課多半是寫畫，勞作或體操，設備都非常優良，譬如勞作，每人有一套器具，其中有鋸、鋸以及木匠的一切器具，一個學期可以作一些玩具及傢具。美國學生很多喜歡勞作，在課餘的時候，用一些木箱老車輪作車子，並且商店中飛機模型極多，造模型已成了普遍的嗜好。加以撰写的刊物雜誌亦極豐富，不但養成了手腦上的技巧，並且培養了實際硬幹的精神。非我國偏重理論的教育所能及。女生每二人發一個火爐，除了正式實習煮飯外她們還學縫紉。所以吾人不可誤會美國女子只知享受，殊不知她們還家的才幹或者勝過我國的小姐們。

下午三點鐘散學回家以後就立刻做教員所指定的功課，所需時間最多一點鐘，以後即出外玩耍。附近的小孩子非常的多，初到時候，頗有藐視的成見，因為紐約的中國兒童多半在唐人街，不在唐人街，也少與彼等往來。但是相處許久，就毫無隔閡，不應有時還以我華人而見笑，我也只好一笑置之。平時除了在街上玩耍外，還時常到附近的公園作遊戲。該公園非常闊大，中間有一個很大的草坪，深秋時，成羣的老幼在此地放風箏。周圍的樹林供市民野餐之用，到了星期日看電影差不多成了慣例。紐約的電

影院在夏天因為有冷氣的裝置，因而生意愈加旺盛，有時有些無事的老幼孺子專門入電影院乘涼，睡到深夜關門時纔出來。電影院每週通常換片兩次，而每次看電影照例看兩張，還有新聞片及滑稽的小片子，等於我國的兩場電影。到仲夏的時候，我們往往結隊成羣的往海灘去遊水。紐約著名海灘很多，我們常去的是 Coney Island 與 Rockaway，早晨去，顧到黃昏的時候，纔回來。海灘上的趣味不止在海中遊泳，或隨波逐浪的出沒水中，並且還可晒太陽。第一次去時，皮膚可能晒紅而疼痛，第二次去時則染成了一種健康的黃色，這是每一個年青的男女所希望得的皮膚色。除了在海灘上游泳外，還有許多游泳池。

七月初旬，暑假到了，大家歡天喜地的與學校別離，準備痛快的頑兩個月。他們在暑假中不但與學校別離了，並且與一切關於功課上的事情也別離了。除了小說沒有趣味的故事外，差不多什麼印着字的东西都不握在手中。我認得一位同學，他平常的功課每列上等，到了開學前，他送我一張照片的時候，他自己的名字都寫得不順手了，因為他一暑假沒有執筆。他尚且如此，其餘的同學可想而知了。

暑假過了以後，就升入畢業班，但是絕沒有我國畢業的那麼緊張，到了畢業的前幾個禮拜，學校發了一本小冊子，其中將紐約市一切公立的中學（High School）的狀況，學科，地位，詳盡的敘述一遍。以便我們選擇。因為只要能夠畢業，學校可以代辦入

以學手續，直接就讀，無須乎報名投考手續證件等麻煩的手續。我當時，決定進功課最繁而程度較高的學校。由同學的會談中，便知道邁克倫工程中學（Maxim Technical High School）便是一個這樣的中學。果在詢問入學手續的時候，才知道要預先考試。還要申請學校當局允予參加，並須考核成績。這些手續比起入別的學校來，真是煩瑣多了，我們班上願意試一試的，只有我與另外兩位同學。我們在畢業的前幾週，兩人去應考。那人是一個虔誠的希臘正教徒，先夜在家祈禱很久，但是考試的結果，不過只有幾被取錄。

「畢業典禮」也相當隆重，男生都着黑色西服，女生都在上勞作，各自作了一件「紫藍衣」。大家都戴上一朵白花。除了演話劇作遊戲以外，還發了「畢業證書」及獎品，我也不知不覺得了所有獎品的一半。離開了學校以後，同學的家長也有替他們子女舉行「畢業宴會」的。頗許多遊戲，吃汽水，冰淇淋，好像在歧路分離的時候，互相歡宴一下。一九四二年春季，踏上了美國的中學生活。中學生活除了比較略異一點，學校裏的競爭較為激烈外，與小學無多分別，不過在個人方面，我對學校的課程及教法，却感到比較滿足。

邁克倫工程中學是一個規模宏大的學校。也是紐約偉大的教育成績之一。她的名聲顯示她地位在邁克倫的一個六層樓的大廈裏。每天早晨我仍須坐地下電車上學，但是

天寒清涼的時候，我也步行。到了學校的附近，因為學生爲數太多，共六千，頗有擁擠之慮，幸而大家都是向校方走，秩序尚不紊亂。抵校門後，那些教室在樓上的，都乘升降機而上。各自到自己的主任教師的教室內。我們的主任教師是一個莊嚴年邁的蘇格蘭人，名克爾克威（Kirkwood）。點名的時候，聲音太小，頗爲同學所苦，因為假若沒有聽見的話，還要受其痛罵。我們每日的頭兩堂課即是克爾威先生的實習，實習是從簡單的工具到鑄鐵以及冶煉工作。其次兩堂便上英文算學或「工業步驟」（Industrial Technology），下午兩堂，便是機械畫公民體育或音樂。一年級的課程大約如此。上了第一堂便上第二堂，毫無休息的時間，但是每上一個不同的教師課也要換一個教室，所以往來各教室的奔走，我也可算是休息。雖然如此，但是因爲沒有正式的休息時間，一學期之間，沒有觀光其他教室的機會。後來學校當局雖特替新生組織「觀察隊」，參觀全校，終爲時間所限，至今我還未得到一個學校內部狀況的概念。上午四堂課以後便吃午飯，但是該校不准回家，也不許外出，必預在第六層樓上的客廳就餐。餐廳就等於一個小飯店（Canteen），三角或四角錢，便可吃得心滿意足。

每星期舉行一次集會，會堂是該校引以爲自豪的，不但堂皇冠冕。別地鮮有其匹，就是在萬能的紐約也不多见，任何人見時沒有不驚訝的。這個會堂的容量是三千人，佈置極爲精緻，座位特別舒適。集會是大學所開辦的一堂課，不但因爲坐椅安逸，並且每

或必須表演一點東西，或是新發明，或是小技藝，很少無意味的演說。

上體育課，在運備場內，該場在屋頂上，有室內操場，還有室內籃球場，擊球場，排球場，四圍屋宇櫛比，在上面打球，別有意味。

學校裏，還有圖書館，裏面圖書頗多，但是在美國時，我並未充份的認識其重要性，因為書籍的獲得，是太容易的事。

下午返家，將做學履作完後，就可以出去頑。有時還看書，但是只要專心聽講，這並不需要。到了六月下旬，我便完成了第一個學期的功課，得了通知書返家，真可說是洋洋得意。可惜那年夏季，父親決心將我帶回祖國，如此工程學校讀書生活便告完畢，而在外七年的漂流生活，也隨着結束了。

五、酸甜苦辣的美國行

昆池

到美國去的人，多乘大來郵船公司的「總統」船。乘長風破浪萬里浪，吃了十八天的西菜，便可一覽金門（三藩市），整價十倍。我的運氣並沒有這樣好。

在香港停船的時候，日人正在蘆溝橋幹着殺人的勾當，於是謠言紛起，使我心亂如麻。有人說：船經日本，創子手般的日本醫生，對中國搭客，特別關懷強迫和搭客注射防疫針，其實，給日本鬼子來注射，已恐怖萬分，更加上強迫二字，益使我不敢嘗試。

有人說：船經日本，作惡多端的日本醫生，要和中國搭客來驗毒，並可隨意加上搭客。個個莫須有的病症，把他一莫須有口來醫治。醫治結果，不是神經錯亂，便是四肢麻木。

我又聽說，船經日本，搭客要排列在日本醫生面前，聽到他用英文高呼一聲 (Tongue) 意思就是頭就要倒掛下來。又看盡閉上眼睛，把手交叉，右手把着左邊的人的脈，左手把着右邊的人的脈神氣十足，令人難受。雖然我很相惜，日本鬼子不會找「無關痛癢」的我來開玩笑，但我又何必跑到虎口，自尋煩惱呢？最後，我就決定坐船先到澳洲，再由澳洲打一個大圈，才轉到美國去。

船從香港開行，不到三天，即抵菲律賓的馬尼刺。隨即經澳洲的星期四島 (Sunday Is.) 敦士維爾 (Dunstons)，布利斯班 (Brisbane)，而到雪梨 (Sydney)。我在雪梨逗留一星期，即換乘火車至墨爾本 (Melbourne) 來觀光，後因船期的關係，又急急忙忙，趕回雪梨，乘馬孫郵船公司 (Matson Line) 的蒙德勒 (Montez) 大郵船啟程赴美。

蒙德勒郵船的設備，非常華麗，挺起胸膛，穿着禮服的搭客們，神氣也非常莊嚴。全船雖只有我一個人，沒有碧藍的眼睛和金的黃頭髮，但我常聽說美國人是世界上最富慷慨的動物，跟他們來往，不管相識不相識，只要拍拍他們的肩膀，便可單刀直入，談

長談短，他們也必侃侃言心，毫不拘執。

頭一天的經驗，並非如此。我在客廳，單，獨嘔，四方八面的笑聲呵呵，我是形影孤單，呆若木鷄。我在船旁臥在編製的帆布躺椅上，左顧無人，右顧無人，自己雖無傳染病菌，鴉片總側目相習。我在電影室，正想黑裏藏身，借暗遁形，但廬山一露，即見鄰坐生客，俯促不安。我一兩躍立下，人不理我，我不理人，的決心，一而亦有豈噤惜，自己的黃面孔，太不爭氣。

過了三天，船上舉行一個盛大的跳舞會，我於無意之中，也來看看熱鬧，可是必裏有事，與越何有。正在沒精打采，俯首蹙步，想回到住處船房，早一盞休息的時候，不料和一個踉蹌而來的美國海軍軍官，迎頭一撞。他不獨沒有怪害我，還送著幾分的醉意，一手抓着我的肩膀，苦苦懇請我喝。我對他一番敷衍，那軍官卻，必裏亦想順水推舟，借酒消愁。是以，他喝一杯我喝一杯，他先敬我一杯，我也禮敬他一杯，你來我往，大喝得有點忘形，到了最後一杯，他就剖腹開心底問我：『對不住，我喝酒太多了，但我要來問你，爲什麼……爲什麼你們要打中國呢？』

「打中國」，在一聲到這句話，才恍然大悟，我連忙在他的耳邊，囁嚅幾句，他才笑口哈哈地說：『真糟糕，你爲什麼不早一點開口，我明天告警船上的人。你別要忘記請我喝。』

「明天！真的天明，真的天亮了。船上的人，個個都對我很親善的打招呼。他們的笑容簡直令我看了半疑半信。他們的熱情，更使我見了，喜不自禁而流淚。後來我向侍者一查，才曉得沿條船，不知添若干年前，曾載過一個中國搭客。其餘的時間，只讓日本鬼子穿田插入。」

船到了新西蘭的奧克蘭（Auckland）一羣對獲得中國消息，如獲至寶的記者們，竟把我重重包圍，弄得我走頭無路。我只有出盡九牛二虎之力，把勢如雨下的問題，一一作答，並向善劍辟槍的記者們，個別作釋。

他們問：「假使南京失守，中國會不會繼續抗戰」？「中國的軍事實力，比不上日本，那末，中國的抗戰，怎樣才可以得到勝利」？「廣州第一次受空襲的情形怎樣，人民恐慌不恐慌」？

這些問題，從今天看來，已是明日黃花。但當時新西蘭人對中國情形的隔膜，猶如今日我們對新西蘭情形的隔膜，如出一轍。

船從奧克蘭開行，不久即抵斐濟羣島（Fiji Is.）和薩摩亞羣島（Samoa Is.）。這羣島，人口不多，出產不富，然華僑的經營，到處可見。我曾經問過一個伍姓的華僑，對在當地經營的感想怎樣。他很率直地說：「白人多半懶得可憐，白人也常常聰明得可怕，我們不會太懶，也不會太聰明，所以儘會站得住」。這句話說來也相當沉痛吧！

船從薩摩亞羣島繼續開行，隨即達檀香山，而三藩市乘火車至洛杉磯一行。嘆觀既止，乃乘森泰飛（Santa Fe）公司的火車，離洛杉磯，向東作橫貫北美洲的長途旅行。二日後抵芝加哥，匆匆換乘賓西法尼亞公司火車，繼續東行，翌日即安抵目的地——紐約。

在紐約住了三年多，做了幾件趣事。頭一件是拿到了一張十足洋貨的羊皮文憑；第二件是學會了在萬目睜睜當中吃「熱狗」；第三件是看懂了人學蟲跳的新式交際舞「挾蹄爬」(Jitterbug)。此外，一無所獲，一無所長，更一無所望。

到美國去的目的，大概如斯，目標已達，投回祖國懷抱的念頭，乃油然而生。通常到美國去的人都是一帆風順，從美國回來，更是易如反掌。我的運氣並沒有這樣好。

一九四一年夏間，在紐約大來郵船公司的辦事處，打聽到有一艘開往遠東而不經日本的一總統「船，便喜不自勝，預先買了一張船票，把行李收拾好，舞起兩袖潑風，話別紐約。

剛從紐約坐火車抵三藩市，即在報紙上看到一段消息，使我魂飛魄散，大叫倒霉。我連忙跑到三藩市大來郵船公司的總辦事處詢問，辦事的人只搖着頭說：「很對不住，我們已經接到政府命令，所有總統船，暫不開到遠東去，船票定費，我們馬上要退回，

請你自己想想辦法，另外找別的船吧」。

別的船，那裏有別的船。我從第一間船公司跑到第二間船公司，所得的結果，總是看見對方搖一搖頭，下文就是一個「對不住」。

我在三藩市無辜的忙了一個月，才找到一條到遠東去的爪哇船。船的名字叫什麼，船公司不肯宣告。開行的日期在那一天，船公司不肯宣告。要到那個碼頭上船，船公司也不肯宣告。

船公司只告訴我一點，就是要我把行裝準備好，隨時接到通知，就隨時要上船，並答應先送我到馬尼刺再送回香港。

我已經忙了一個月來找船，這回竟像「盲人騎瞎馬，夜半臨深池」一般來趕搭這玄虛莫測，耐人尋味的船，雖已明白做了天字第一號的傻子，其實也無別法可想。

船公司的返知到了，我連忙跳上計程車，趕到指定的碼頭去。汽車的輪正在拚命地轉，我的心頭也忙著志志地跳，我不禁咬着自己的指頭，回想當年來美的情形，和目前難美的狼狽，真是哭也不成，笑也不得。抵達碼頭的時候，人聲異常沉寂，氣象益感蕭條。我除看到一批中國學生，忙著踟躕行旅，忙著向移民局派來的人交出登記外，其餘的一切，都不像我們快要上船，船快要離開美國的樣子。但我當時已由憂轉喜，由喜入狂，因為同來做傻子的，最低限度，不只我一個。

我們手續弄好了，就像買上船。我正舉頭一望，嚇了一跳，因為觸目所見的都是飛機，臥在甲板上的飛機，像在船頭放哨的長飛機，躺在船尾偷睡的也是飛機。

汽笛無情一響，船就慢慢地向三藩市話別。那時，特別派來招呼我們的侍者彼得，也開始大顯身手，倍表殷勤。他並將已可發表的箇中祕密，洩露出來。他說「這條船的開行日期，是絕對祕密的，所以一個送行的人都沒有。船上你們十七位中國學生，因迫於需要，可乘搭這船外，其餘一百多個的搭客，都是美國空軍志願隊的飛行員，技術人員，和地面工作人員，要到貴國去，幫忙陳納德，打日本鬼子。你們別要擔憂，我們還是中國的好朋友」。

彼得剛說完，大家正興高采烈，我無意中回頭一望，一艘高掛了太陽旗的日本貨船竟半聲不響，靜靜悄悄，兩眼釘着我們駛行出港口。

我們所坐的船，是一艘無國籍的船，因為表明國籍的旗，由始至終，沒有掛起。我們所坐的船，是一艘無名字的船，因為船上的名字，早已塗去。我們所坐的船，也是一艘不理航線的船，因為她的行蹤，神出鬼沒，沒有一個人曉得。那末，我們爽快一點，就叫這條船做「怪船」。

「怪船」抵檳香山，忙了一夜，加水加煤外，即於明晨繼續疾駛。到中午時間，天際深處，隱約底出現了兩個黑點。「怪船」撞到黑點，如受催眠，初則懶不欲動，繼

而呼呼入睡，停着不走。我們開始你猜我猜，競猜謎底。

過了不久，黑點越來越大，越行越近，越近越使我們驚訝。原來所開兩個黑點，當靠近我們船身的時候，已經變成兩艘殺氣騰騰，威風凜凜的最新式美製巨型驅逐艦。兩艦所掛上幾架水上飛機，不獨要整裝待發，連脫了砲衣的巨砲，也正磨厲以煩。一會兒，一艘快艇，載來兩個信號兵，跑到了我們船上，更弄得我們如墜五里霧中，百思莫解。

經過了幾分鐘很迅速的行動，兩艘驅逐艦就開始在海上和我們捉迷藏。這兩艘驅逐艦，或一在前，或一在後；或一在左，或一在右；或俱隱藏起來，讓我們發抖，或派飛機一架，在我們頭上打圈，來送給我們一粒「定驚丸」。跑過來我們船上的兩個信號兵，白天總是手搖驛旗，搖得五花八門，津津有味。晚上就拿着信號燈，弄得時明時滅，與天上的明星，互輝映。

我們一行十七人，不然而然地一齊吐了一口氣說：「這是護航」。

「護航」「護航」，這一個不易常見的鏡頭，收入我們的眼簾，真有點別緻風味。本來，我們只有一條船，而受兩艘巨型驅逐艦來保護，簡直是安如泰山，但護航艦的出現，我們也要過着戰時緊張的生活。如船上每個人，整天和救生衣作伴。且在日落以後，日出之前，實行燈火管制。因為當時太平洋戰事尚未發生，所以在晚上，我們還可

以自由在甲板上，走廊間，談天的談天，歌唱的歌唱。但絕對不能抽煙。

有一天，我們航行中一位「哈佛」博士，在甲板上正是談笑風生，無意中點起一枝洋火，來抽香煙。不到兩分鐘，船長派了一個人前來，要他馬上到船長室去。

船長很不客氣地對他說：「你曉得沒有，剛才你點起一枝洋火來抽煙，在十里之內，這點火光是看得出的？」

他低着頭一句話都不敢說。船長繼道：你點起這一枝洋火，照章我要把你關起來。把你關起來的事情還小，把我們全船的生命——連你自己在內——葬身魚腹，這件事是非同小可了」。

船長說完，就示意要他跑。他馬上抱頭鼠竄。當這個倒籌博士把船長的話告訴我們的時候，我們一面見他垂頭喪氣，萬分可憐，一面也替自己因洋火可能生出的危險，出了滿身大汗。

我們盲目航行，除了談着，笑着，睡着來消磨時光外，又彼此利用僅有的自然地磁知識，看指南針來推測航行的方向，而看日光位置的變換，並且記錄晝夜長短的變動，來作前進路線的預測。我們又因同船的美國搭客，都是來援助戰的英勇戰士，也是將要和敵人在空中拚個你死我活的好漢，所以一得到機會，就和他交換意見，希望他們在閒談當中，能夠進一步認識中國，了解中國，而至愛慕中國。他們心裏感想怎麼樣，我們

當然不曉得，但大家在船上的談話，真打得像火一般熱。我們一面以私人的談話，把他們幾千整百，關於中國的問題，一一解答，一面又把大家組織起來，將彼此生活，打成一片。如演講會由我們輪流担任，把中國歷史、地理、文化、哲學，而至風俗習慣，向他們多方介紹。他們又邀請我們作象棋比賽，球類比賽，充分表現着美國人愛勸的天性。我們在船上的一舉一動，都可以說，直接的，沒間接的，增加了大家同舟共濟，甚至並肩作戰的精神。

有一天，船長突然下令，要全船的人，先把行裝收拾好，再聽候他的命令。在非常時期航行，與戰時無別，船長的命令，要絕對服從。後來船長帶着宣布：「再過兩個鐘頭，我們就到澳洲。」

「到了澳洲那裏？」

「可以上岸看看風光嗎？」

這兩個問船長沒有解答。

澳洲，豈不是舊地重遊嗎？我真夢想不到，打好了主意騎馬尼刺，又會跑到澳洲來。非常時期確有奇反常，我的心裏實有無限感想。

「怪船」由三藩市撥動了發動機，一路都充滿神秘的跡象。來到現在，花樣翻新越巧，越來越多。當牠靠近澳洲陸地的時候，在船上兩備信號兵，竟中途拋棄了我們。而

這兩艘同甘苦，共患難的護航艦，也悄然和我們捉別。

我們正依依不捨，向信驃兵，向護航艦感覺情緒緊張的時候，另外一條爪哇戰鬥艦也迎面而來，做了我們新到的保姆。爲了爭取時間，我們並沒有在澳洲任何地方登陸。

爪哇戰鬥艦所帶我們走的航線，更是撲朔迷離，艱於捉摸。不過，我們每天總沿着島嶼行駛，由這一點看來，我們所航行的目標，絕對不會是馬尼刺。究竟我們要到那裏去，只有天曉得。

此後，我們又在闊葫蘆裏，過了八天摸不着頭腦的航海生活。到了最後一天，船長又照樣下令，要大隊收拾行裝，準備在一個地方着陸。

這一回真的着陸了，但是着陸的地方，當然不是馬尼刺，而是出乎我們意料之外的新加坡。

「新加坡！」大家都有點疑惑起來。當天，我們十七人，就在船上開了一個臨時緊急會議，並派了兩個代表，請教船長，用什麼方法，送我們到船公司答應我們登陸的地方——馬尼刺——去。

船長很和藹地解釋：「對不住，這條船因航線臨時改了又改，變了又變，所以給各位不方便的地方很多。但現在是非常時刻，請各位認識環境，更不要因遭遇特殊環境關

灰心。我個人的打算最先送各位到仰光，等到美國空軍志願隊員在仰光登陸後，再送各位到香港」。

船長的算盤，看來頭頭是道。不過，誰願在風聲鶴唳的當兒，隨着險濤駭浪來兜圈子呢？所以，我們十七人，又開一次緊急會議。結果，只有一人願乘原船至仰光，取道滇緬公路回成都。其餘十六人，即請求船長，准他們離船，在新加坡自動找船，象對門香港。

我們忙了一天，才把十六人的行李，搬到一條五六千噸的貨船去。我們正歸心似箭，急不及待，那裏管到所乘的是客船還是貨船，簡直見了船，就要捨搭。

挨了五天的苦，終於平安回抵香港。停泊着西環的海中心，我們的船，一點也沒有惹人注意，只是萬幸中得到中國旅行社，派來了幾個人照料我們的行李。

行李有人搬運了，我就坐着小艇，兩眼釘着香港的沿岸發呆，加以海風迎面吹來，浪波擊着艇身聲聲作響，更使我陷入一種悵惘的胡思裏。後來，給艇夫尖銳的聲音，插進我的耳鼓，我才像在夢中蘇醒，匆匆上岸。腳踏着香港的實地，更不知如何是好。因為自三藩市啓程到達香港，一共失蹤了三十七天。所謂失蹤，就因在船上，和在新加坡，每個人都不許發電報。家裏的人，三十七天沒有得到我半點的消息，當然是急得要死。

我正擊鼓着勇氣，大步踏回家去的當兒，馬上又畏縮起來，因最後五天，在貨船裏過着半人半鬼的生活，而且弄得漆黑，衣服弄得襤褸，假如「原裝」回家，「原形」畢露，不把家裏的人嚇壞，一定給家裏的人，盤問得悶死。我正在進退維谷之間，恰巧看見前頭有一間理髮店，乃立下決心，先到理髮店去，利用理髮的時間，來想一想現身之計，並可借理髮匠的技巧，來嘗一嘗修顏之術。同時，家裏的人已等了三十七天，再要他們多等三十七分鐘，也不應有令他們難過的地方。

頭髮已經弄得有點膩滑，九分都像人，於是鼓着餘勇，就在理髮店裏，先打一個電話回家。

我只說上一句，聽筒好像受不了對方浪聲的震盪而發抖。我聽到傭人把我的名字，說完又說，繼着提高了嗓子，大聲地狂叫：

「他……他……從美國回來了！」

「他……從美國回來了！」

「他從美國回來了！」

六、旅美生活雜憶

啓賢

唐紹儀有一次往美國時，在輪船上和一些外國紳士們作撲克之戲，無意中他取得一

付黑心同花大順 (Black Heart of Aces)，恰好美國商人某甲也取得一手紅心大順 (Red Heart of Aces)。這可有把戲瞧了。籌碼添過一兩次之後，桌上的人都賭自己的牌扔了，靜看剩下的兩人鬥智。唐紹儀明知他那手牌已經吃死對方，可是偏却百般做作，佯爲攻慮，鉅額續添注。在某甲心中，他那五張牌是他有生以來拿過的第一付大牌，對方或許是一個同花順，充其量打館也是一副同花大順，但決不致冤家路窄，偏偏就會碰上了那唯一的黑心同花大順，因此他也就不猶豫地將賭注加而又加，一直賭到萬金左右。那時事情弄大了，場面極度緊張。旋由船長出面，將兩人的牌分別密封，注上姓氏，當衆鎖入保險櫃中，俟船抵舊金山碼頭後，再請律師啓封證明。同時二人放心地繼續將賭注翻而又翻，直賭到十餘萬金，某甲始收手認看。船抵岸後，結果當然是唐紹儀賺了大款一筆。

前面這段故事，是我往美國時，在一艘總統輪船上，一個中國水手給我講的。當時我的印象是：美國人連賭錢賬也要請律師證明，不像中國人的交易，往往僅僅憑一句話就算數了。

船上中國侍役頗多，在餐廳中伺候我們九十幾位中國公費和自費學生的，就是他們。同人中多有不諳西禮者，每由侍者指點。好在搭船的洋人，一古腦兒不上十個，我們人多勢衆，所以偶爾笑話，也還遮蓋得下。運動員們接到菜單後，向例從第一道菜依次

吃到末一項。有人弄來臭乾乳酪 (Gouda)，咬一口之後，嘔吐不迭。有人吃麵包還裝新文，用刀切，用叉取，可參飲湯時，却又呼聲辟辟得震響，吃菜時將背彎得和蝦似的，把嘴唇幾乎碰着碟子。有人熟讀「以食就口，勿以口就食」的原則，却又技術欠佳，往往又上食物已到口邊，橫行跌落盤中，狀殊醜態，食畢剔牙，不以手掩口，令人作三日嘔。李鴻章出使西洋時，疲睡於人家華麗的地毯上，使人詫異，至今傳為不美之談。我們即儼非外交家，似乎也不便過於出醜。

船抵檀香山，不免登岸遊玩一番。參觀了有名的菠蘿廠，和玻璃的水族館。熱心的華僑，招待週到，土生的中國女郎，慇懃陪伴，活潑大方，鄙屢時露，若干同學，為之傾倒。就只我國那位領事，從我們當時自許為「中國未來之主人翁」的眼中看來，總嫌他大模大樣，官味太重，不甚入眼。

到舊金山後，我們的行李，由一些穿藍布襯衫的力夫搬列車中，再運往住所。這些外國力夫，臂力可不小，一隻滿裝書物將近兩百斤的鉄皮夫箱，在我國普通非兩人不能抬，而這種洋人則將箱撬起就走，而不改色。這點我們實在不如人家，我們的營養和體力，實在不行。

在國內看到的洋人，大都衣冠整潔，高視闊步，車馬盈門，生活富裕。到美國後，照樣有替我們扛箱的力夫，有替我們擦鞋的皮匠，也有向我們討索五分錢的乞丐。這還

是在富甲全球的美國。在歐洲則更不用談。據說操賤役者多屬意大利及歐洲東南各國的移民。火車上的侍役，的確十九是以黑人充當。

進美國的大學後，感覺到雜務事與國內不同。第一件是敬授認真，功課繁重。小考大考幾乎無日無之，最初頗使人疲於奔命。第二點是外國同學的心理和性癖，間有與吾人相反處。譬如教授發問，國內學生則大都態度沉着，不知者固不健豈答，即知亦涵蓄不習，以避淺薄或炫學之譏。在此邦則不然，學生爭先恐後，率然舉手答問，初不計及答案是否中肯。此稱「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的態度，使人無從濫竽。我的游泳術，本極嫻熟，初到校時，一個美國同學問我：「善游泳否」？我依照中國人的作風，答以：「不甚佳」。彼立即誠懇地說：「待我教你」。

美國同學以及市民們會常向我發問：軍閥的內戰如何？土匪猖獗否？鴉片纏足是否行？何以中國有百餘種不同的語言？中國氣冷否？我說順丁口的答案是？自從國民革命，中國早已統一。土匪趕不上芝加哥的歹人那麼壞。鴉片纏足已隨時而消滅。中國文字只有一種。東北西南各省，語言相通，僅東南少數人民，用不同的方言，然已逐漸統一。中國幅員廣大，氣候冷熱都有。許多人聽我說得一口文雅的英語，頗為詫異。

在街上行走，我也曾被認為餐館或洗衣作的老闆。不時有人會問我：「君從日本何處來」？我的答覆是：「對不起，我乃中國人」。國人之身材不高大者，尤易引起此種誤

會。我駐某國公使，晏賜之儔也；他在美念書時，買衣服得往商店中的電子部去挑選。不但穿衣有時會感覺不便，飲食也會覺得不慣。每逢被人請赴筵筵，所吃者不過雞尾酒一杯，雞腿一隻，水菓一個，咖啡一杯，完了。在國內吃慣了六七道菜的西餐，到此不免覺得散席後仍是腹空如也。在外國吃麵包不夠味者，多數合伙弄飯吃。在美國中部我們念書的那個城中，有過一個著名的趙家樓。這是中國學生趙君等租下的一層樓房，他們自己煮飯，寓居鄰近的同學，可搭伙食。由吃飯的人輪流洗碗。既屬經濟，又可領略家鄉風味。趙君等離此地後，中國學生之相繼承辦是業者，達十餘年之久。七君子之一的某兄，也曾在此顯試過他那廚師的好身手。

同學們喜歡自己做飯，就怕洗碗。於是有幾位合伙弄飯吃者，專由一位朱兄（現充某校系主任）洗碗。朱兄所得的好處是：免付食費，缺點是：常被同學們開玩笑。

談起飲食，我不免聯想到美國姑娘們的天真。他們老是嚼着橡皮糖，當街會抱着一個蘋果或是一個夾香腸的麵包直啃。爆玉蜀黍和花生米，是他們的消遣品。西人曾譏中國人吃瓜子花生爲鼠食，其實這不過是糟場好人的罷了。美國姑娘們怕胖，下課後用午餐時，常看見她們只喝一杯牛奶，吃一塊甜餅，就完事了。

在美國小城中覓屋而居，有時也很麻煩。有些房東，租見甚深，不願將房間租給東方學生，分明懸牌招租，可是你要單房，他說只有雙房，你要雙房，他說只賸單房了。

。有的乾脆說不租給外國人。同時也有特別歡迎中國學生來賃居的。這些大都是曾和中國學生住過，或是諳知中國人的性情的。他們知道：中國學生交付房租是痛快，從不拖延，而且起居安靜，埋首攻讀，很少像美國學生那樣聚眾喧嘩，酗酒滋事。

中國學生在英國的娛樂，可說是以看電影為主。優良的片子，舒適的座位，和那比較經濟的票價，吸引了不少的同學們，去度過他們的餘暇。有一些影迷，在星期日或其他假日，會整天在電影院中混。看完一處，又看第二處，會看到四五場之多。尤其是在夏天，因為電影院多有冷氣設備，而且因為電影是循環着不斷的放映，看衆們可以隨時入座，和隨時出場，所以，有些同學，常在電影院中度夏，靠在彈簧椅上，將同樣的片子，看了兩三遍，非到日落，不肯出院。

除却看電影，住大城的同學，還可看看所謂大廳戲。有些小戲院的演出，未免太那個些，觀衆們以老頭兒佔絕大多數。此外大都是些無家可歸的外國遊客或學生。至於美國青年朋友們，自有其女伴，或更好的去處，無須乎到這種場合來隔靴搔癢。

名貴的歌劇和話劇，也是住大城市的朋友們才享受得到的。其他比較清高的娛樂，未始不有。網球，乒乓，彈子，橋牌，溜冰，游泳，划船，開車，跳舞，等等，可以隨興而往。土中國菜館，領略祖國風味，也是消遣之一途。他如美國足球籃球等比較劇烈的運動，因國人體力較差，不便參加，只能作壁上觀。每週賽球，人山人海，舉國若

狂。

提起開車，有幾樁事湧上心來：我開車的設備，是一位老同學傳授的。嗣後我也曾教會了十多個朋友，使他們能開入鬧市，領得了開車執照。其實這玩意兒很簡單，得了兩分鐘的指導，我便將車弄前進了。不料要想駕得却沒那麼容易。一位同學清早在公園學車，初習後將輪盤擺回不掬角度，結果車子鑽進樹圈，撞停於路旁的樹前。幸而學車時車子開得很慢，僅擦傷了車皮，擦壞了車門板。好事的同學，在那樹皮脫落處，刻了一行字：「某人撞車處」。將來有機會，當往潑罵一番。這位同學返國後，曾任某學府總務長，若憶及此事，總會噙然失笑也。

另外一個同學某兄，追求一位市自壤內來此就學的女郎，這位小姐喜歡開車，而某兄又不嫻於此道，結果請我這個比較老實話的教師，坐在小姐旁邊把輪，而某兄則坐於後座過同遊之癮。然而我畢竟蒙了不白之冤，某兄也成了大眾的笑柄。

在美國汽油太便宜了，開車散悶，到很吃香。晚飯後剝雞好那着，跑上三十英里，到郊外小鎮去喝一杯咖啡，已成慣例。不過碰着運氣不佳時，在城外無汽油站的曠野中，輪胎會走氣，機件會不靈，大家只好備有機匠，弄得滿身油泥，將車修好。若毛病太多，便只好推車入城，乘輿而出，敗興而返了。

假期長些，還可驅車旅遊。公路坦潔，真似一塵不染。由舊金山到紐約，轉南去米

亞米海邊，沿途經過芝加哥等不少的大城，那運走遊玩，來回不單月餘，三四人不能費用，每人也只花了三百多塊錢。

人們對於美國的特點，總喜歡用動、動、忙、忙等字樣來形容。我的補充是：美國人男女的關係，似乎比我們來得隨意。異性交際，機會多而顧忌少。這種自由的行動從中學的男女同校起以至於大學。至於社會方面僅舉一例證明之。我久住的一個小城裏有湖可以游泳，岸邊設有涼棚和跳板等兩處，一處男女公用，其他一處有木牌書明，僅限婦女出入。結果是：頭一處常川立錐無地，第二處水面可以羅雀。這無非證明物理學上的一個簡單原則吧了。

留美中國學生與異性來往範圍，比較狹小。由國內來的女生不用說，量也就少。譬如我住的那N城，曾先後到過一位思想左傾而色蒼白的處小姐，馬臉的畢小姐，總足放得半大的王小姐和楊小姐。這楊小姐算是一位賽畫家，無怪她滿臉塗上白粉，在美國各大城亂跑，中國學生多敬而遠之。又有一位朱小姐，因為她缺少了那東方人發露的額骨，尚且順眼，後來她在N城與前政員王君結婚，當地報紙爭載其玉照而標題為「美麗的東方洋囡囡」。還有一位浪漫的王小姐，（即上文曾經提到喜歡開車的那一位）風頭既響，是以熱鬧聲大有人在，但不久此君便大腹便便的到芝加哥與當時國內某銀行董事長的少爺同居，可算是留美女生中的一匹劣馬。

出國的女生既少，同學們不免利權外溢的略與洋人周旋。除却與房東小租訂約會，最方便的門徑是光顧校中的國際聯歡社，青年會，研究院學生俱樂部，跳舞夜校等處。到研究院俱樂部消遣的，多高個子的老處女，中國人士大都以而與款。同學蔡君朱君也與房東令媛作街邊遊，引得路人側目。其實這也難怪。西方人士在重慶與我國女郎交遊，照樣會有人嗤之以鼻。這究竟怨誰呢？

在校中的國際聯歡社裏，外國學生開也頗有往還。瀋陽奉變前，有一個日本女生，喜常夾在我們中國學生叢裏混。九一八以後，我們在社中公開演說，辱詆日人，結果這女生額顏再出而交際，只有一位菲律賓學生，尙向她略有活動而已。

逢年過節，中國學生會。發一些親華的教授牧師或商人們分批請到他們家中聚餐。飯後常有遊戲及跳舞等餘興。有一兩位同學，異想天開，喜歡到私立醫院裏度過他們的假日，原因是那兒有着美麗的看護和細膩的服侍呢。

大體說來，一個留美學生回國後，他對於美國印象的好壞，往往爲他在美時私人的人生經驗所左右。猶之子一個旅華的美國人，他對於中國思想的優劣，每與他人直接間有相當的關係一樣。在另一方面，旅華華人的舉動，既會被國人認爲足以代表他們的國家，那麼國人在異邦的行爲，又安可不加檢點。記得某魯籍同學在美M城時，身裝着西勒隨腰偑背，脣邊于思于思，捲袖曲肱，手搖摺扇，徐蹈八字步於鬧市中，令人忍笑皆非。

留美之學前等籍同胞，聚談時大都聲音嘹亮，可取而復不可取。西人身材體魄龐大，但除在大庭廣眾間演說外，很少有拉開嗓子擺龍門陣者。

國人在外邦時，喜於公共場所，所以華語胡謔一切，初以為外邦人士不悉也。事實上則毛病常出。有一次，同學兩三人在電影場中，因看到一段科學烹調的短片，而以華語批評西人烹飪術的簡單。我們以為很好的菜花一盤，只會用開水一煮便吃，未免可惜。不料隔壁忽傳來一聲「辣，雞好吃」。轉首一看，原來是個面帶笑容的年輕洋人，插口了那一句呢。事也纔知他是一位美國牧師的少爺。生長成都，剛到美國來進大學的。好在我們並不會說這什麼不入耳的話，臉上尙不致發紅，但這教訓可夠了。

有時同學們喜歡評論東方人與西方人孰美。說不得誰說過：日本人像狼，中國人像羊，西洋人像猴子。這恐怕是將民族性都牽涉遠去了。一般的意見以為：無論東方西洋，都有好醜兩型。五官身材，總須配搭停勻。猶太式的曲鼻，粗削的赤髮，再添上兩道濃眉緊壓着一雙銅鑲眼，在東方人看來，活像妖怪。在另一方面，五短的身材，黃膩的面孔，裝上兩隻單眼皮的細眼，和一個扁塌的鼻子，有類病鬼。以皮膚而論，西方人白皙而粗糙，宜於遠觀。東方人細膩而帶黃，婦女們略施脂粉，無妨近看，有一次在體育館中，一個美國同學向我問：「你們中國人會嫌我們強烈的體臭否？」他指的是狐臭。我說：那是身體強壯的特徵，和多用牛奶羊肉等食物有關係。我們中國人恐也有被狐臭

異臭吧。其實美惡香臭，一部份是個習慣的問題。久居鮑魚之市，必不感兵難堪。有幾同學，在美國日深，會自漸形穢，俱不能把鼻子拉高，但返祖國不久，却又嫌西洋人那副七出入進的毛臉爲不雅觀了。

上文會將留美學生的衣食住行娛樂等，大略說過。此外關於他們的派別和政治活動，也值得一提，至民國十六七年時，美國母校的中國學生會。是由三份子組成的。開會時主張掛青天白日滿地紅旗者是和國民黨表同情的。主張掛紅旗的是共產黨。還有懸掛五色旗的「國家主義者」，被大家指爲「保皇黨」。會後時縱橫捭闔，辯論激烈，宛如政府議院。散會後彼此又能回到中區雜碎館聚餐，縱情嬉樂，忘却政見之差異，是又難能的了。

中國學生的品類，當然不齊。人們常說留學是鍍金。這似乎也對一概而論。有人果能普遍地鍍上一層金而返國。有的却包了金，或是煉爲成色很高的金，但也有根本是舊比之鍍不可污的，即使勉強鍍上。難保不於短期內現出原形。有的留學生是：在外國吃了一兩年麵包，念及格了專門固定的功課，賺個什麼學位回來。比較好的是：成績優異，得被選入各種名譽學會，或是刻苦研究，表現於論文或特出的著作並發明，回國後有所貢獻。但有的是：在國內不學無術，全憑着什麼工作成績，胡扯出洋，或是多幾個異費，自費留學。此輩根本看書不及，聽講不懂，教授有所詢問，則吞吞吐吐，胡說亂道，胡說

出醜，呵過一旦返國，或依財力，或佔人勢，公認會尸位素餐，恬然不以爲怪了。不爲大體說來，此類畢竟不多。中國留美學生，多皆潔身自好，埋首苦攻，成績優良，爲國增光。鍍金之說，似姑抹煞一切了。

上述種種，係筆者十餘年前留美時見聞所及的追憶。在同盟國聯合作戰後之今日，許多情形當已逐漸改觀了。

七、紐約的夜生活

一萃

紐約是世界上最大的市場，有全球最高的大廈（一百〇二層，高一千二百五十英尺）亦是天下最善講美的娛樂中心。紐約的電影院，每日早晨九時即開始營業，繼續不斷的演到深夜方休。舞台戲，下午上場，黃昏時分，舞場俱樂部，夜總會等均爭先恐後，招攬遊客，形成百老匯路上之繁華夜世界。

紐約夜生活，與歐洲其他各國不同，歐洲的娛樂場，不是費用過大，就是限制過嚴。高尚的俱樂部或夜總會，決非任何人都可以涉足的。美國則不然，真是價廉物美，聽上中下三等入任意選擇。譬如普通看一次雙齣新片的電影，吃飯跳舞等，一人所費不過三四元之譜，怪不得成千成萬的紐約人士一到晚上，都興高采烈，儘量消遣。

美國人做事，向來澈底，對於娛樂亦然。紐約的「廣播戲院」就是最顯著的例子。

●「廣播城」Radio City是煤油大王路凱費羅氏的傑作，他在一九三二年美蘭不景時期，開始此空前之建築。十餘年來相續完成了九幢大廈，最高的達七十層，佔地十二畝，僱用的匠工達七萬五千人。這一堆大廈裏面，除用作爲辦公房的外，尚有理髮店，美容院，游泳池，和二十四家飯館，兩家戲院，每日出入該「城」的人士平均在十五萬左右，而廣播戲院乃此「城」中最著名的場所，這院子可容六十二百人，每場除放演主片以外，還加四十五分鐘的歌舞劇。院子內金壁輝煌，所有地毯都織有各種音樂具的圖案。戲院共一層，有三架電梯送客。票價除一層樓定位票須一元六角五分外，其餘一律約在一元以內。入門後即可任意選座。戲院裏的椅子都是極舒服的絲絨椅，椅前裝有小電燈，按鍵開，用以看說明書。每張椅子旁邊，都裝着聽覺補助器，對於聽覺不靈的人士有莫大的幫忙。這院子又裝着世界上最新穎的收音機，不特可使觀衆於院子任何一角聽得十分清晰，並可於觀衆笑聲熱烈時，自動放大音調。

廣播城戲院的舞會廳，亦是世界最知名的，演員總計不下三百人，內有舞尖舞團十人，和踢踏舞團三十六人，他們都是青年男女，高低大小都頗相似。踢踏舞團之步伐整齊，爲全球之冠。一九三六年巴黎舉名世界博覽會，特別派諾曼地號郵船，請這三十六位舞女到巴黎去表演七分功，一切費用，都由法政府負擔，其所付代價不可謂不高。

這一般舞女的教練，由一位三十歲的男教練負責。他們每天除上場四次以外，還須

利用空閒時間練習下一週的新舞步，所以從早到晚，工作十分緊張。他們的長方形舞廳，和舞臺一樣大小，房間的一面全裝着鏡子。因此他們練習的時候，可以看見自己的表情姿勢和步伐，所以一到台上，就不至於慌張失措。

這戲院對演員的待遇，固然很好，而設備尤其完備。院子的後台比前台大致十倍，裏面除有訓練室，試片室，照相室，化妝部和其他辦公室以外，還有洗衣部，理髮部，餐廳，運動場，寫字室與宿舍。戲院裏裝着冷熱氣管設備，每日溫度必在七十度，真是冬暖夏涼，既可操作，復可娛樂。因此一般演員都心滿意足，一進院門，即可專心工作。演藝的水準，當然是有增無減。

不過演員的待遇優善，其他的職員亦復如此，連一般普通的侍者和警導都是工資甚高。從營業立場，演員與侍者同等重要性質不相上下。他們的任務雖有不同，而招攬顧客的目的則一，兩下相輔相成。「廣播城戲院」的侍者，無不相貌端正，服裝整潔，有禮恭而藹的態度與語言靈利的訓練。所以院主不特規定各侍者的四季制服鞋襪手套以及襯衫更換的日期滿，亦且設立訓練班，每天上課。這些慕來的侍者大都中學畢業，亦有得過大學文憑的。辦法既如此精細認真，無怪乎美國掌握了世界娛樂界的牛耳。

除「廣播城戲院」以外，其他次等的戲院。真是如滿街頭巷尾，所演歌劇Opera和話劇尚不計算在內。好萊塢的大名星，無不在百老匯上演為榮。因此有志於舞台的青

年男女，每不惜傾家蕩產，排演戲劇，以期博得觀眾的掌聲。成功者立地成名，失敗者竟成自殺。三年前電影名星東奈馬丁氏(Tony Martin)女主角阿梨思費(Alice Fay)之夫)因好萊塢影場不加重視，待遇太低，忿而辭職。東氏即至紐約登臺，越時三月觀眾稱賞不止，於是影場隨即派專差至紐約請其繼續幫忙，並允以較前大三倍的薪金，從此東氏一變而為電影界的紅明星。

版權所有
不准翻印

歐 美 風 光

主編者 何 鳳 山

發行人 束 侖 深

出版者 政治生活出版社

印刷者 自由西報社

經售處： 重慶神仙洞街二號

政治生活出版社

全國各大書局

每冊定價壹百伍拾元

中華民國卅四年三月初版

#7
212272

何鳳山 著

美國政治經濟

政治生活出版社發行

每冊壹百伍拾元

中華民國卅三年出版